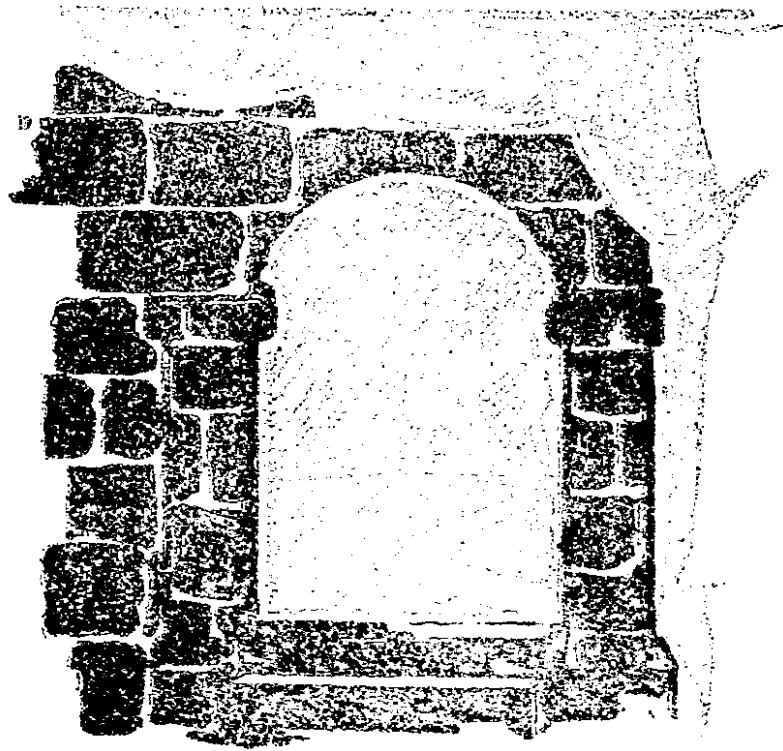


世界名劇叢刊

大雷雨

奧斯特洛夫斯基著 芳信譯



上海民權書局發行

世界名劇叢刊

A·奧斯特洛夫斯基原著

芳信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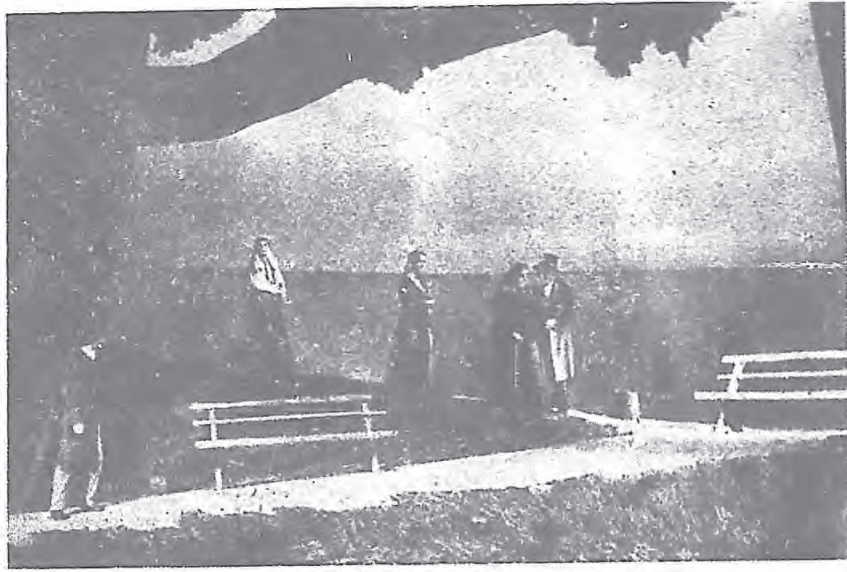
大雷雨

五幕劇

國民書店刊



A. 奥斯特洛夫斯基



鮑里斯：我要躲在附近的地方看她一眼。（第一幕第四場）



鮑里斯：他們兩個人在親嘴。（第三幕第四場）

獻
給
芳
子

序「大雷雨」

爲芳信兄的大雷雨譯本作序，最適任的應該是芳信兄自己。對於這個奧斯特洛夫斯基畢生最大的代表作品，在文學介紹事業一向不被重視的中國，也已經有了兩個譯本，芳信在這樣艱苦的時期中，着手於有意識的第三次的覆譯，這工作的本身，已經有力的說明了，他對於原作與譯事的鄭重的態度，更無須別人來加以申述，於是被指定作序的我，只能說到一些題外的話。

上海自從成爲半淪陷的狀態，許多文藝工作者無法在此間立足，相率遷赴內地，參加作戰。一部分以投機爲業的文人，當然又有新機可投，翩然渡河，而飛黃騰達了。但上海的文藝並沒有完全沉滯起來，這是有賴於一部分艱苦地留守下來的工作者，在默默地支持着的。特別是在戲劇方面，不但沒有因爲低氣壓顯出了衰弱，反而在這時期跨開了

堅實的脚步，屹然的挺立起來，作着盛大的發展，在許多因為戰火的遙遠而感到徬徨的兒女們的心頭，使話劇的舞台成爲他們巡禮的聖殿。在上海演劇事業的巨大的發揚，必然地掀起了戲劇作品的創作和介紹的浪潮，戲劇出版物在這塊孤零的泥土中茁長出來，成爲滋養的血流，灌溉了國內和海外僑民的龐大的演劇運動。芳信便是這樣默默的工作者中的一個。他在一個不長的期間，以可驚的努力，從事了近於百萬字的西洋戲劇名著的介紹。這些介紹的戲劇作品雖然由於劇場條件的關係，未必都一定能夠立刻搬演於今日的觀衆之前，但因為芳信的豐富的舞台經驗，和深刻的文學修養，他的譯本幾乎每一個都富有上演性的。同時他沒有沾染一般把外國作品任意改譯的惡習，始終抱守對原作的忠實，所以即使僅僅作爲文藝的讀物，也是今天中國的戲劇工作者和觀衆所萬分需要的。無疑的，這種不是從舞台上而是從紙面上所傳達的世界的戲劇作品，對於中國的演劇運動，是在進行着培植的工夫的。

當然戲劇作品的最大的效果不能與舞台分離，而幼稚的中國的話劇劇場與觀衆，

是在不斷的成長中的，對於戲劇藝術的更高的要求，顯然已經在逐漸的普遍起來，劇場的限制逐漸的在工作者的努力下被衝破着，觀衆們對於那些改譯式的戲劇，也在顯得不滿足起來了。不僅從紙面上，同時也在舞台上接受西洋藝術的時期，在慢慢的到來了，因此作爲介紹西洋戲劇的橋梁的紙面上的翻譯工作，也必須到來一次徹底的轉變。

戲劇作品的翻譯工作，也差不多有了二十年以上的歷史。但即使是很優秀的譯者，要是在本國戲劇空氣還沒有濃厚的時期，而譯者又毫無舞台經驗的話，則對於戲劇的翻譯，自不免會事倍而功半。我想，這一點，正可以說明芳信在許多戲劇作品的翻譯中，有不少是意識的覆譯的緣故。

這些意識的覆譯的，主要的是柴霍夫的幾個劇本和這本大雷雨。我沒有見過登上中國舞台的柴霍夫的劇本，但大雷雨是經常被我們的劇團所搬演的。在那麼害怕外國劇本的中國劇人中，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獨被垂青，自然因爲他筆下的舊俄羅斯的黑暗陰慘的生活，與愚蠢偏執的性格，在我們今天的現實中，還是活生生的存在的緣故，

因此它不但在進步的劇團裏受到熱烈的擁護，甚至在改良文明戲的戲院裏，也博得了不少太太小姐們的傷心的眼淚。但是這些劇團和戲院所介紹的大雷雨是不是真實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面目呢？只消我們看他們所根據的譯本，就不得不大喫一驚了。原有譯本所有的模糊，刪漏以及改譯的歪曲，使這個戲劇成爲一個純粹的家庭悲劇的故事，而原作所有的社會關係和社會性格在我們的觀衆前是完全失掉了影子。芳信因爲替中青劇社導演此劇，校閱原有的譯本，覺得和原作差異得太多，着手作了一度的修改，但修改的結果仍不能令自己滿意，便索性重新來一次覆譯。由於這個覆譯，不但使中國的演劇工作者又得到一個好的劇本，而且也使一向被模糊介紹的奧斯特洛夫斯基重新在中國觀衆前顯出了真實的面目。這樣的覆譯工作是值得稱崇的，尤其是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這樣的作家和大雷雨這樣的作品。

適夷

大雷雨

人物

沙魏爾·波洛闊費維奇·提郭意 一個商人，一個城中有名的人物。

鮑里斯·格里郭里維奇 他的姪子，一個青年，受過高等教育。

卡彭諾芙太太 一個富商婦，已寡。

奇虹 她的兒子。

卡特麗娜 他的妻子。

瓦爾瓦娜 奇虹的妹妹。

庫力金 一個小商人，一個自修出來的機器匠，想發明自動鐘。

庫得略西 一個青年，提郭意的會計員。

莎布金 一個小商人。

菲克露薩 一個進香的女人。

格拉莎 卡彭諾芙家的一個女傭人。

一個貴婦人 七十歲，半瘋半癩，有兩個僕人跟着她。

城裏的男女數人

所有的人物都穿俄羅斯服裝，除了鮑里斯以外。

事實發生在迦連諾夫城裏，伏爾迦河邊，夏天。第三幕和第四幕相隔十天。

第一幕

(伏爾迦河邊的高岸下的一所公園。河對過有鄉村的景色。舞台上兩張遊椅和幾株灌木。)

第一場

(庫力金坐在一張遊椅上，凝望着河流。庫得略西和莎布金正在散步。)

庫力金 (唱) 「在山谷中，在高原上——」 (他停住不唱) 奇妙！我說這兒真奇妙！

庫得略西！我看伏爾迦河看了五十多年，可是我老看不厭。

庫得略西 你怎麼說？

庫力金 這兒的风景妙極了！美極了！我一看到它的時候，我的心就要跳了。

庫得略西 真的嗎！



庫力金 精神暢快得很！怎麼你說「真的嗎！」你因為常看這個風景的緣故，所以你感到不到什麼了，要不然，就是你不懂得大自然有多麼的美麗。

庫得略西 咄，跟你談話有什麼意思。你是我們城裏頭的一個古怪的人，一個化學家。

庫力金 一個機器匠，一個自修出來的機器匠。

庫得略西 這還不是一樣的嗎。（稍停）

庫力金 （指住傍邊）庫得略西，你瞧，誰在那兒揮動他的手臂？

庫得略西 誰？那是提郭意在那兒罵他的姪子。

庫力金 在那兒也罵人！

庫得略西 在他看起來，那兒不好罵人。他誰都不怕！鮑里斯已經落在他的手裏，所以只好受他的虐待。

莎布金 像提郭意這樣愛罵人的簡直少見。他老是無緣無故地罵人。

庫得略西 他簡直是一個大混蛋！

莎布金 卡彭諾芙太太也不是一個好東西。

庫得略西 可是，無論如何，她還會裝出一付假慈悲的樣子來，至於這個老傢伙，就像斷了鎖練似地亂衝亂撞。

莎布金 沒有人收拾他，所以他才敢這樣地放肆。

庫得略西 在我們這兒，像我這樣的青年太少了，要不然，他才不敢這樣輕舉妄動呢。

莎布金 你有什麼辦法？

庫得略西 好好兒嚇唬他一頓。

莎布金 怎麼樣嚇唬呢？

庫得略西 在一條小街上，我們四五個人把他圍住，開誠佈公地跟他講一個明白，那他就會像棉花似地軟下去。而且他決不會告訴人家說他吃了我們的小虧；以後他就會留心一點兒他的行動了。

莎布金 那他就會把你送去當兵。

庫得略西 他理想是，但是他並沒有送，所以這是不緊要的。他不會送我去；因為他知道

我決不肯把我的性命白白送掉。你們見他怕，我可是知道跟他怎麼樣談談。

莎布金 不見得吧？

庫得略西 怎麼不見得？大家都以為我是一個粗鹵的人——然而他為什麼要把我留

住呢？因為他很需要我。呢，總之，我不怕他——可得讓他來怕我！

莎布金 那麼他不罵你？

庫得略西 怎麼不罵！他不罵人是活不了的。可是我決不讓他罵下去；他說我一句，我可

要還他十句；他沒有辦法，只好吓着一聲地走開。不，我決不在他面前再低頭了。

庫力金 你難道要學他的樣兒嗎！還是忍耐一下吧。

庫得略西 咄，如果你有這麼聰明的話，那你還是先去教他客氣一點兒，然後再來教訓

我們！可惜他的女兒都是小姑娘，不然的話——

莎布金 那麼怎麼樣？

庫得略西 巴結巴結他！我是一個弔膀子的老手！

（提郭意和鮑里斯走來。庫力金脫帽。）

莎布金 （對庫得略西） 我們避開一下吧；回頭他又耍噱頭了。（他們退場）

第二場

（人物同前。提郭意和鮑里斯。）

提郭意 你又到這兒來玩兒嗎？你這個懶惰的傢伙，你給我滾吧！

鮑里斯 今兒是節期；在家裏有什麼事情做呢？

提郭意 你要是想找事情做的話，什麼事情不好做？我屢次對你說：「你不要打攪我。」

我的話你老不聽。難道你沒有地方去嗎？我走到那兒，你也走到那兒。呸，你這個討厭

的傢伙！幹嗎你像一根木頭似地站在那兒？我是不是在跟你說話？

鮑里斯 我正在聽着呢。你還要我怎麼樣？

提郭意 (望着鮑里斯) 你滾吧! 你這個壞蛋, 我不要再跟你說話。(走開) 老是妨礙我! 呸!

(他呸着一聲地退場。)

第三場

(庫力金, 鮑里斯, 庫得略西, 和莎布金。)

庫力金 先生, 你到底跟他做什麼? 我們簡直不明白。你願意挨他的罵, 同他在一塊兒過活嗎?

鮑里斯 庫力金, 我怎麼會願意呢! 我是沒有辦法。

庫力金 先生, 爲什麼會沒有辦法? 先生, 把你的事情對我們說一說, 好不好?

鮑里斯 爲什麼不可以說呢。你們知道我的祖母昂費薩·梅格洛芙娜嗎?

庫力金 哦, 當然知道。

庫得略西 當然。

鮑里斯 因為我的父親跟一個門第高貴的女子結婚，所以我的祖母就不喜歡他。爲了這個關係，我的父母就搬到莫斯科去住。母親常常說，她就沒有辦法跟父親的一家人在一塊住上三天；他們對待她似乎很殘暴。

庫力金 實在是殘暴！這是不用說的。要習慣這樣的情形非得忍耐不可。

鮑里斯 我們的父母在莫斯科給我們受良好的教育；他們爲了我們，不惜犧牲一切。他們送我到商業專門學校去，送我的妹妹到寄宿學校去，但是他們忽然害霍亂病死了，我們兄妹兩個人就成了孤兒。後來我們聽見說，這邊的祖母死了，曾經留下遺囑，吩咐我的叔父，等我們到了成年的時候，把一部分財產分給我們，但是有一個條件。

庫力金 什麼條件，先生？

鮑里斯 這個條件就是，要我們尊敬他。

庫力金 那意思就是說你決不會看到這筆遺產。

鮑里斯 庫力金，還不僅這樣呢！最初他磨折我們；隨他的心意多方辱罵我們；罵完了以

後，有時候給我們一點兒東西，可是有時候什麼也不給。他還要說，這是他的恩惠，並不是我們應當得的。

庫得略西 這兒的商人向來都是這麼辦的。就是你尊敬了他，有什麼人能夠禁止他說你不尊敬呢？

鮑里斯 咳，不錯。就是現在，有時候他還要說：「我自己也有兒女，爲什麼我要把金錢送給別人的兒女呢？這樣一來，那我可要傾家蕩產了。」

庫力金 先生，這樣說起來，你的情形是很不好的。

鮑里斯 如果我只有一個人的話，那還不要緊！我可以拋棄一切，離開這兒，但是我很可憐我的妹妹。我的叔父還打算把她接到這邊來，但是我的母親的親屬不答應他們寫信來說她病了。要是她到這兒來，過的生活會怎麼樣——想起來也是可怕的。

庫得略西 當然。他們還會懂得什麼禮貌嗎？

庫力金 你在他家裏的地位怎麼樣？

鮑里斯 有什麼地位。他說：「你住在我家裏，我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我會算工錢給你。」這意思就是說，一年裏邊，隨他的高興給我幾個錢就是了。

庫得略西 這是他的脾氣。我們誰也不敢對他提起工錢，要不然，他就要大發雷霆地痛罵我們。他說，「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呀？你又看不到我的心肺。也許我高興起來，一下子給你五千塊錢。」你去跟他講一講，看他一輩子也不會有一次這樣的高興。

庫力金 先生，那怎麼辦呢？無論如何，你得想一個方法討一討他的喜歡。

鮑里斯 庫力金，這是很成問題的；這件事情簡直辦不到。就是他自己的兒女還討不到他的一點兒喜歡；更不用說到我了！

庫得略西 他一輩子過的都是吵吵鬧鬧的日子，誰還能夠討到他的喜歡？尤其是關於銀錢的問題；算起賬來不罵人是算不成的。只要他肯平心靜氣的話，有的人情願自己吃虧。要是誰在早上惹他生起氣來的話，那簡直是大禍臨頭了！那他在一天當中，碰到誰就罵誰。

鮑里斯 每天早晨，我的孀母都流着眼淚對每個人這樣懇求着說：「我的朋友，求你別惹他生氣！我的好寶貝，求你別惹他生氣！」

庫得略西 但是你有什麼辦法呢！要他到市場上去，那才算完結了。所有的農民他都罵。就是他們虧本把東西賣給他，他還是非罵不可。他整天這樣胡鬧。

莎布金 總而言之：他是一個暴躁的傢伙！

庫得略西 一個非常暴躁的傢伙！

鮑里斯 如果他碰見比他更兇的人惹得他冒火兒的時候，那可真不得了：全家的人都倒霉透了！

庫得略西 哦，有一次在伏爾迦河的渡船上，一個軍官把他大罵了一頓，真夠有趣。那個軍官幹得痛快極了。

鮑里斯 可是家裏的人怎麼樣？足足有兩個禮拜，每個人都躲到閣樓裏或是放東西的屋子裏去。

庫力金 怎麼啦？他們做完了晚禱嗎？

（幾個人在背景上走過。）

庫得略西、沙布金，我們去玩兒吧。站在這兒有什麼意思？（他們鞠躬退場）

鮑里斯 哦，庫力金，我在這兒真難受，因為這兒的生活我就過不慣。每個人都用冷眼看我，好像我妨礙他們，打攪他們似的。我不知道這個地方的生活習慣。我知道這是我們俄羅斯的鄉土的生活習慣，但是我總覺得跟這些習慣合不來。

庫力金 先生，你跟這些習慣是永遠合不來的。

鮑里斯 爲什麼？

庫力金 先生，我們這兒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很艱苦的！在你們城裏人看起來，先生，你看到的只是粗暴和貧窮。我們就沒有辦法打破這個束縛我們的圈子，先生；我們盡力做活，我們也找不到一口飽飯吃。可是，先生，有錢的人把窮人當作奴隸，利用窮人，那不花錢的勞力去榨取更多的金錢。你知道你的叔父提郭意怎麼樣回答市長嗎？

有許多農民到市長那兒去控告，說他不把他們的工錢付清。市長就對你的叔父說，「喂，提郭意，你把農民的工錢通通付清吧！每天他們都到我這兒來控告你！」你的叔父就拍拍市長的肩膀說：「市長，我們那兒有功夫去管這樣的閑事？每年我僱用的人很多：那麼你瞧，如果我少給每個人一毛錢，那麼我就可以弄到好幾千塊錢了：這對於我是多麼好呢！」先生，你看這個情形！先生，商人階級彼此又是怎麼樣對付的！他們破壞彼此的營業，不僅是爲了貪心，而且是爲了妒忌。他們互相殘殺；他們把那些喝得爛醉的公務人員引到他們的高大的住宅裏去，像這樣的公務人員都是不顧臉皮的——他們完全沒有人性。只要給他們一點兒賄賂，那班傢伙就會在狀子上，把惡意的罪名，加到他們的親戚朋友的身上去。然後，他們彼此打起官司來了。先生，痛苦就沒有了結的時候。他們在這兒打官司不算，他們還要把這個案件移到省城的法院裏去；那邊，有一批公務人員正在快快活活地搓着手，等着他們。「故事是很快可以說完的，而官司是長久都打不完的。」他們不斷地打下去；他們不斷

地拖延下去；他們只要官司拖下去，他們就覺得快活。他們所要的就是這個。有的人還這樣說：「我用十塊錢，他也得用一塊錢！」我打算把這些事情做一首詩——

鮑里斯 你知道怎麼樣做詩嗎？

庫力金 先生，我不過按着老調子做罷了。我讀過許多羅芒諾梭夫和特沙文的詩。——

羅芒諾梭夫很聰明，他研究過自然科學，他也跟我們一樣，是一個平民階級的人。

鮑里斯 你應當把這首詩寫出來。這是很有趣的。

庫力金 先生，我怎麼能夠寫出來呢？那他們會把我吞下去，他們會把我活吃下去。先生，

就是現在我這樣說一說，也就要叫我夠受的了；但是我不能不說。我愛說話！先生，我本來還想把他們的家庭生活告訴你，但是以後再說吧。這件事情是值得聽的。

（菲克露薩同另外一個女人登場。）

菲克露薩 好看極了，啊，好看極了！真是美麗得很！怎麼樣說好呢！你們簡直是住在天堂上，這兒的商人又都是一些敬神的人。他們有許多的美德，他們都樂善好施。哦，我真

滿意，滿意得不得了！他們這樣施捨我們，他們一定會有好報的！尤其是卡彭諾芙家裏。（退場）

鮑里斯 卡彭諾芙家裏嗎？

庫力金 先生，卡彭諾芙是一個假慈悲的老太婆！她肯施捨叫化子，但是她對她的家庭可刻毒極了。（稍停）哦，先生，要是我能夠發明一種自動鐘的話，那多好啊！

鮑里斯 那麼你怎麼樣呢？

庫力金 怎麼樣嗎，先生？英國人會出一百萬買我的專利權；那我就要把這筆錢用在社會事業上頭去。工人階級需要工做；他們有手做工，可是沒有工做。

鮑里斯 你希望發明自動鐘嗎？

庫力金 當然，先生！現在我只要一筆做模型的錢就成了！先生，再會！（退場）

第四場

(鮑里斯一個人)

鮑里斯 要是把他的空想打破的話，那不免叫他太可憐了！他真是一個好人！他對自己的夢想感到幸福，但是我注定了要把我的青春消磨在這個狹窄的地方。我完全像死人一樣，可是我的腦袋還要轉着一個傻念頭。哦，這有什麼用處？難道我的境遇允許我講愛情嗎？被人家趕逐，被人家糟塌，我還會癡心妄想地鬧起戀愛來。愛誰呢？愛一個連說話都夠不上的女人。（稍停）我無論做什麼事情，我的心裏老是想念着她。那不是她嗎！她正跟她的丈夫，她的婆婆一道到這邊來了！我是一個多麼傻的人啊！我要躲在附近的地方看她一眼，然後回家去。（退場）

(卡彭諾芙太太，奇虹，卡特麗娜，和瓦爾瓦娜登場)

第五場

(卡彭諾芙太太，奇虹，卡特麗娜，和瓦爾瓦娜)

卡彭諾芙太太 如果你孝順你的媽媽的話，那麼你到了那邊的時候，你就得要照我吩咐你的說話去做。

奇虹 可是，媽媽，您的話我那有不聽從的呢？

卡彭諾芙太太 現在的年頭，兒女是不大敬重父母的。

瓦爾瓦娜 （傍白）會敬重你！

奇虹 哦，媽媽，我想我沒有違背過您的意思。

卡彭諾芙太太 孩子，要是我沒有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現在的兒女怎麼樣孝順他們的父母，那麼，我也許就會相信你的說話。你要記住，做母親的從兒女身上受到多少的痛苦。

奇虹 但是，媽媽，我——

卡彭諾芙太太 要是你的媽媽爲了你的任性，時時粗言粗語地說你，我想你是應該忍受一下的。你覺得怎麼樣？

奇虹 但是媽媽，我幾時生過您的氣？

卡彭諾芙太太 你的媽媽自然是老了，糊塗了，但是你們這些年青的人可不要跟我們這些老糊塗爲難。

奇虹 （嘆氣，徬白。）哦，天呀！（對着他的母親）唉，媽媽，我們怎麼敢這樣想呢！

卡彭諾芙太太 父母對待你們嚴厲，是爲了愛；父母罵你們，也是爲了愛，他們總是希望教你們好。可是現在，這樣的事情是受不到歡迎的。兒女常在別人家面前，說他們的母親是一個多嘴的人，說他們的母親一點兒也不給他們自由，說他們的母親把他們的生活弄得不幸。要是做母親的，在媳婦跟前，沒有這樣長那樣短地說些話去討媳婦的喜歡，那就有謠言傳出去，說婆婆萬分虐待媳婦。

奇虹 哦，媽媽，誰又這樣說過您呢？

卡彭諾芙太太 這樣的話我倒沒有聽見過，孩子，這樣的話我倒沒有聽見過；我不想撒謊。如果我聽見這些話的時候，孩子，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談話了。（她嘆氣）唉，

真作孽！動不動就犯過錯！憑着良心說話就要發生罪惡，就要使得人家生氣。不，孩子，你想說我什麼，你說好了。叫你們不說是不成的；如果你們不敢當我的面說，那你們就會在我的背後說。

奇虹 要是這樣，我就會爛嘴——

卡彭諾芙太太 得了，得了，別賭咒吧；真罪過。我早就看出你愛你的媳婦兒勝過你的媽媽。自從你娶了親以後，我就覺得你大大地不像從前那樣愛我了。

奇虹 媽媽，您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

卡彭諾芙太太 孩子，什麼地方都看得出！做母親的眼睛雖然看不到，她的心可想得出；她的心能夠體會到許許多多的事情。你的媳婦兒也許要分開我們母子——不過現在我還不相信。

奇虹 沒有的事，媽媽，幹嗎您說這樣的話呢？

卡特麗娜 至於我，媽媽，我是把您當作自己的母親一樣看待的；就是奇虹也是很愛您

的。

卡彭諾芙太太 要是人家沒有跟你說話的時候，我看你還是少說吧。不要插嘴，你這個女人。我不會傷害他——別害怕。你瞧，他現在還是我的兒子；這一層你可別忘了！在別人的眼前，裝得這麼怪甜蜜的！要叫人家知道你痛愛你的丈夫嗎？我們早就知道，我們早就知道；不論當誰的面，老是要做給人家看。

瓦爾瓦娜 （自言自語）又來說這樣一篇大道理了。

卡特麗娜 媽媽，您說我的話可不對。我無論是在人家面前也好，或是不在人家面前也好，我都是一樣的，我並沒有故意做給人家看。

卡彭諾芙太太 我本來不想說到你的；只怪我多嘴。

卡特麗娜 您多嘴不打緊——幹嗎您要侮辱我呢？

卡彭諾芙太太 好一個少奶奶！馬上就冒火兒了。

卡特麗娜 誰願意憑空受冤枉呢？

卡彭諾芙太太 我知道你們不願意聽我的說話，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又不是一个外人，爲了你們，我的心都碎了。我早就看出來，你們想要過自由自在的日子。可是，你們還得等一等，你們會過到這樣的日子；等我永遠閉上眼睛的時候，你們就可以過自由自在的日子。那時候，你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因爲沒有長輩在你們上面。可是那時候你們也許會想起我來。

奇虹 可是，媽媽，我們日夜爲您禱告，求上帝保佑您健康和幸福，還保佑您萬事如意。

卡彭諾芙太太 得了，請你別說這種話吧。也許你在沒有娶媳婦兒以前，還愛你的媽媽；現在你那兒有空來顧到我了；你有的是年輕美貌的妻子。

奇虹 這並不是一件衝突的事情。對妻子有對妻子的愛情，可是對母親，有對母親的情分。

卡彭諾芙太太 那麼你會爲了你的母親把你的妻子拋開嗎？這樣的話，我才不信。

奇虹 爲什麼我要拋開一個呢？我兩方面都愛。

卡彭諾芙太太 好好，真會說——話真說得漂亮！我明白我是你們的眼中釘。

奇虹 您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好了；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好了。不過，我知道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無論怎麼樣，我一點兒也討不到您的喜歡。

卡彭諾芙太太 裝出那樣一付怪可憐的樣兒！你爲什麼要這樣哭腔哭調的？你是一個

男子漢不是？你瞧瞧你自己。以後你的媳婦兒還會怕你嗎？

奇虹 爲什麼要她怕我呢？只要她愛我就得了。

卡彭諾芙太太 怎麼說——爲什麼要她怕你！難道你瘋了嗎？如果她連你都不怕，那她更不會怕我了。那麼家裏還有什麼規矩？你跟她是合法的夫妻，難道你瞧不起法律嗎？就是你的腦袋轉着這些傻念頭，可是你最好不要當她的面說出來，也不要當你的妹妹，一個小姑娘的面說出來。她將來是要出嫁的，要是她聽從你的胡說八道，以後她的丈夫可要感謝你的好教訓哪。你瞧，你是一個多麼傻的人，可是你還想過獨立的生活呢。

奇虹 不，媽媽，我並不想過獨立的生活。我怎麼能過那樣的生活呢？

卡彭諾芙太太 那麼照你的意思，你只是要用溫和的態度對待你的媳婦兒嗎？你也不用罵她，也不用叫她怕你嗎？

奇虹 可是，媽媽，我——

卡彭諾芙太太 （憤怒地）要是她愛了別人呢？！據你的意思，也沒有什麼要緊嗎？你說！

奇虹 可是，看上帝的面吧，媽媽。

卡彭諾芙太太 （很冷靜地）傻東西！（她嘆氣）跟一個傻東西說話有什麼用處呢？不過是作孽罷了！（停頓）我回家去了。

奇虹 我們馬上也就回去；我們不過在林蔭路上散一回兒步罷了。

卡彭諾芙太太 好，隨你們的便吧，不過不要叫我久等你們！你知道我是不喜歡這樣的。

奇虹 不會的，媽媽！決不會的！

卡彭諾芙太太 那麼就得啦！(退場)

第六場

(人物同前，只少了卡彭諾芙太太。)

奇虹 你看，我老是爲了你挨媽媽的罵！這樣的生活我簡直受不了！

卡特麗娜 怎麼好怪我呢？

奇虹 到底應該怪誰，這個我也不知道。

瓦爾瓦娜 你怎麼會知道？

奇虹 從前媽媽老是這樣說：「你討老婆吧，你討老婆吧；如果你不討老婆，就是我死了也不閉眼！」可是現在她來磨折我，給我過不去——這都是爲了你的緣故。

瓦爾瓦娜 怎麼能怪她呢？媽媽難爲她，也難爲你，你還說是你愛她呢。我真不願意看目

你。(她回過身去)

奇虹 那麼，你告訴我怎麼辦呢？

瓦爾瓦娜 盡你的本份好了——要是你壓根兒不知道怎麼辦，那你可別說話。幹嗎那樣傻里傻氣地站在那兒？我看到你那個傻勁兒，就知道你在想些什麼。

奇虹 那麼，想什麼呢？

瓦爾瓦娜 想什麼，你還不是想到提郭意那兒去，跟他一塊喝點兒酒。對不對？

奇虹 你猜得對極了。

卡特麗娜 奇虹，你趕快回來，不然，媽媽又要罵了。

瓦爾瓦娜 你真得要早點兒回來，不然，你知道以後又要夠瞧的了。

奇虹 我怎麼會不知道？

瓦爾瓦娜 我們才不願意爲你挨一頓罵呢。

奇虹 我一回兒就回來，你們等一等我吧。（退場）

第七場

(卡特麗娜和瓦爾瓦娜。)

卡特麗娜 瓦爾瓦娜，你可憐我嗎？

瓦爾瓦娜 (望着傍邊) 當然我可憐你。

卡特麗娜 這樣說，你愛我嗎？(熱烈地親吻她)

瓦爾瓦娜 怎麼我會不愛你呢？

卡特麗娜 哦，謝謝你！你真好，我也非常愛你。(稍停) 你知道我心裏在想什麼嗎？

瓦爾瓦娜 你想什麼呢？

卡特麗娜 人爲什麼不會飛呢？

瓦爾瓦娜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卡特麗娜 我說：人爲什麼不像鳥兒似地會飛呢。你知道，有時候我想像我是一隻鳥兒。

當你站在一座山上的時候，你就想到要飛。你覺得你會跑，會舉起你的手臂，會飛去。
現在你要不要來試一試？（她開始跑）

瓦爾瓦娜 幹嗎你這樣糊思亂想呀！

卡特麗娜 （嘆氣）從前我是一個很活潑的姑娘！現在，我在你們家裏簡直逼死了。

瓦爾瓦娜 你以為我看不出嗎？

卡特麗娜 那時候我是一個怎樣不同的人啊！我無憂無慮地過着日子；我就像一隻脫籠的鳥兒一樣。我的媽媽非常痛我；她把我打扮得像一個洋娃娃似的，一點兒事情也不叫我做；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你知道我做姑娘時候的情形嗎？我現在來告訴你吧。我早上很早起身。夏天我一早就去洗泉水澡；我把泉水帶回家去澆花。我家裏有很多很多的花。然後媽媽跟我一塊到教堂裏去，許多進香的人也跟我們一塊去——我家裏老是住滿了進香的人和修道的女人。當我們從教堂回到家裏的時候，我們就坐下來做點兒手工，多半是在天鵝絨上綉花兒，那些進香的人就在傍邊對

我們講他們聽來的或是看到的故事，或是講神仙的傳說，不然，他們就唱歌兒。一直到吃午飯，時候就這樣過去了。然後那些老婆婆躺下來睡午覺，我一個人走到花園裏去玩兒。然後，天黑了，我就做晚禱。晚上大家又到一塊兒來講故事，唱歌兒。真有意思！

瓦爾瓦娜 但是在我們家裏也是這個樣兒。

卡特麗娜 但是在這兒總好像給縛住了一樣。從前我很喜歡到教堂裏去，好像到了天堂一樣。我不知道別人，也不知道時候；我不知不覺地就做完了禮拜，好像只有一秒鐘的工夫似的。媽媽說大家都老望着我，不知道我究竟在做什麼。還有，天氣好的時候，光線從教堂裏的天窗上射進來，在光線中，煙霧像雲朵似地飄蕩，我好像看見天使在那裏面歌唱和飛翔。有時候我在深夜裏起來——我們家裏在晚上到處都點着燈——躲到一個基角裏去，做着禱告一直到天亮為止。有時候在清早，太陽剛出來的時候，我走到花園裏去；我跪下來祈禱，哭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為什麼祈禱，為

什麼哭泣——他們就這樣找着我。那時候我禱告什麼，祈求什麼，我現在就想不出；其實，那時候我什麼都不需要；一切我都滿足。瓦爾瓦娜，過去我做的那些夢真是美妙！我夢見金殿，夢見奇異的花園，在那兒有飄渺的歌聲，有松林中發出的清香。那些山邱和樹木跟平常所見的不同，就像聖畫上的畫景一樣。我夢見飛，夢見從天空中飛去。現在，我有時候也做夢，可是不多，而且不是像從前那樣的夢。

瓦爾瓦娜 爲什麼？

卡特麗娜 （稍停）我怕快要死了。

瓦爾瓦娜 別這樣說吧。什麼事？

卡特麗娜 沒有什麼，我相信我快要死了。哦，瓦爾瓦娜，我覺得有什麼災難，有什麼奇怪的事情要降到我的身上來似的。我以前不是這樣的，現在我心裏發生奇怪的感覺。我似乎覺得我要從新開始生活，要不然——我不知道。

瓦爾瓦娜 嫂嫂，你怎麼啦？

卡特麗娜（拉着她的手）瓦爾瓦娜，一件不幸的事情怕會降到一個什麼人的身上

去。我害怕極了，害怕極了！我好像站在一個深淵傍邊，有人要把我推下去，我什麼也抓不到。（用她的手打着腦袋）

瓦爾瓦娜 你怎麼啦？你不舒服嗎？

卡特麗娜 不，我很舒服——其實我還不如生病的好——但是總有什麼地方不對。我的心裏老是想起一個念頭，我就逃不開它。我開始思想，可是我的思想集中不了；我打算禱告，可是我禱告不成。我嘴上所說的跟我心裏所想的完全兩樣。惡魔好像在

我的耳邊輕輕地對我說話，對我說一些罪大惡極的說話。然後我就想像許多我自己也覺得害臊的事情。我到底怎麼啦？好像不幸的事情就要發生了！晚上，瓦爾瓦娜，我睡不着；我在夢中不斷地聽見那種低低的聲音；有人對我說着催眠似的說話，說着像咕咕叫着的鴿子似的溫存的說話。瓦爾瓦娜，從前那些有天堂的山邱和樹木的夢，現在我再也夢不見了，我只是夢見好像有誰，緊緊地，緊緊地抱着我，並且他把

我帶到一個什麼地方去，我就跟着他，跟着他——

瓦爾瓦娜 後來怎麼樣？

卡特麗娜 但是我爲什麼這樣對你說話呢？你是一個沒有出嫁的姑娘。

瓦爾瓦娜 （週圍望）說下去吧！我比你更壞呢。

卡特麗娜 叫我怎麼說呢？我怪不好意思。

瓦爾瓦娜 不要緊。你說下去。

卡特麗娜 現在這個家庭這麼壓迫我，壓迫得我簡直要逃走。因此我就這樣想：如果我
能恢復自由的話，我現在就會駕着一葉輕舟，唱着歌，在伏爾迦河上浮蕩，或是坐在

三匹馬的馬車上，擁抱着——

瓦爾瓦娜 但是決不是同你的丈夫。

卡特麗娜 你怎麼會知道？

瓦爾瓦娜 我怎麼會不知道？

卡特麗娜 哦，瓦爾瓦娜，我心裏老想起這些壞念頭。我這個苦命的女子啊，我怎樣地哭

泣，怎樣地跟自己掙扎！但是我拋不開這個犯罪的思想。我就逃不開它。這是不對的。

瓦爾瓦娜，不愛自己的丈夫，去愛另外的男子，這是一個可怕的罪孽，對不對？

瓦爾瓦娜 我不能裁判你！我自己的良心上還有罪過呢。

卡特麗娜 我怎麼辦呢？我自己的力量又不夠。叫我上那兒去呢？這樣的痛苦會把我害

死的。

瓦爾瓦娜 你說什麼呀？你怎麼啦？等着吧，明兒哥哥就要動身，以後我們再打主意好了；

說不定你可以跟那個人見面的。

卡特麗娜 不，不，不應該。你怎麼這樣說，你怎麼這樣說？決不可以！

瓦爾瓦娜 爲什麼你這樣害怕？

卡特麗娜 我只要見到他一次的話，我就要離開這個家庭，永世也不回來。

瓦爾瓦娜 你等着，我們再瞧瞧吧。

卡特麗娜 不，不，不要對我說；這樣的話我連聽也不要聽。

瓦爾瓦娜 可是，要是你在這裏像一朵花兒似地枯萎下去，那有什麼意思呢？就是你爲憂愁死了，難道還有誰會來憐惜你嗎？你別這樣夢想吧。幹嗎你要這樣自討苦吃！

（一個年老的貴婦人拿着一根拐杖登場，後面跟着兩個戴三角帽子的僕人。）

第八場

（人物同前，再加上貴婦人。）

貴婦人 喂，美麗的小姐們！你們在這兒做什麼？你們等着小伙子嗎，等着公子哥兒嗎？你們快活嗎？快活嗎？你們的美麗叫你們感到喜歡嗎？美麗是往那邊兒去的。（她指住伏爾迦河）往那邊，往那邊深處去的。（瓦爾瓦娜笑）你爲什麼笑？你不要高興！（她擊着手杖）你們全要打到永久的地獄裏去。你們全要下入永久的油鍋裏去。（將要下場）美麗是往那邊去的。（退場）

第九場

(卡特麗娜和瓦爾瓦娜)

卡特麗娜 哦，她把我嚇死了！我渾身發抖，好像她是替我說了一個可怕的預言似的。

瓦爾瓦娜 你這個老狐狸精，你自罵自當！

卡特麗娜 她說的是什麼？她說什麼？

瓦爾瓦娜 完全是胡說八道。聽她的話才叫沒有意思呢。她向來是這麼瘋瘋癲癲的。她從年青的時候起，一直過着犯罪的生活。人家怎麼說她，你去問問看！現在她因為怕死，所以她把她自己所怕的話，說出來嚇唬別人。就是城裏的孩子們也躲避她。她對他們揮動她的手杖喊着說：(模倣那老婦人的聲音)「你們全要打到永久的地獄裏去！」

卡特麗娜 (閉緊她的眼睛) 哦，不要說了！我難受死了！

瓦爾瓦娜 有什麼可怕的呢？一個傻老太婆——

卡特麗娜 可是我怕，我怕極了。她好像不斷地站在我面前一樣。（稍停）

瓦爾瓦娜 （週圍望） 哥哥爲什麼還不來。快下大雷雨了。

卡特麗娜 （恐怖起來） 大雷雨就要來了！我們跑回家去吧！快！

瓦爾瓦娜 你瘋了嗎？哥哥不來，怎麼好回家去？

卡特麗娜 不，不，我們跑回家去！不要管他！

瓦爾瓦娜 幹嗎你這麼害怕？大雷雨還遠着呢。

卡特麗娜 要是遠遠着的話，那麼我們還可以等一回兒，其實還是回家去的好。我們還

是回家去的好。

瓦爾瓦娜 呢，就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你就在家裏也是躲不了的。

卡特麗娜 不錯，但是好得多，安靜得多；在家裏我可以對住神像向上帝禱告。

瓦爾瓦娜 我不知道你這樣怕大雷雨。我可不怕。

卡特麗娜 姑娘，你怎麼可以不怕呢。誰都應當怕。我並不怕死，可是我怕像我現在這樣，帶着一切的罪惡，帶着一切不好的思想突然地死去。我並不怕死，可是我想到在我們這樣說話以後，我突然地對住上帝，就像我在這兒對住你一樣——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我心裏有的是些怎樣的念頭啊！這樣的罪過！說到它都是可怕的！（雷響）

哦！

（奇虹登場。）

瓦爾瓦娜 哥哥來了。（對奇虹）快跑吧！（雷響）

卡特麗娜 哦，趕快趕快！

第二幕

(卡彭諾芙家裏的一個房間。)

第一場

(格拉莎正在把衣服打成包裹；菲克露薩登場。)

菲克露薩 可愛的姑娘，你老是忙着！你在忙什麼呀？

格拉莎 少爺就要出門去，我給他收拾東西。

菲克露薩 哎喲，他要出門去嗎？

格拉莎 對啦，他要出門去。

菲克露薩 去得長久嗎？

格拉莎 不，不大長久。

菲克露薩 好吧，我祝他一路順風吧！你的少奶奶會不會爲他哭？

格拉莎 這個我可不知道。

菲克露薩 但是有時候她哭，對不對？

格拉莎 我沒有聽見過。

菲克露薩 我最愛聽一個女人哭得有腔有調兒！（稍停）哦，姑娘，你得當心那個窮老太婆。要不然，她可要偷東西了。

格拉莎 誰能夠看透你們這些人？你們老是愛吵嘴。幹嗎你們不肯太太平平過日子呢？我們家裏款待你們這些進香的人總不算壞，可是你們還是要相罵吵架。難道你們不怕罪孽嗎？

菲克露薩 我們既然活在這個世上，我們就不能沒有罪孽。我告訴你說吧，姑娘，你們普通人，每個人只受一個魔鬼的引誘，可是我們這些進香的人，有人給六個魔鬼纏住。

有人還給十二個魔鬼纏住。可是，我們非得把這些魔鬼通通趕掉不可。姑娘，這件事情難透了！

格拉莎 怎樣你們會有這麼許多魔鬼呢？

菲克露薩 因為那些魔鬼討厭我們過着正直的生活。姑娘，我可不是一個愛吵嘴的人。這樣的罪我是不犯的。實在說，我只有一个罪過，可是我自己也知道。我最愛吃好吃的東西。呢，這有什麼要緊呢？我喜歡吃的時候，老天爺就有得給我吃。

格拉莎 菲克露薩，你到過很遠的地方嗎？

菲克露薩 姑娘那倒沒有，我因為身體不好，所以不能夠到很遠的地方去，但是我聽見的事情可多着哩。他們說，有好些個國家，姑娘，那裏就沒有沙皇，只有蘇丹管理那些土地。有一個國家，坐在寶座上的是土耳其蘇丹，謨罕默德；還有一個國家，坐在寶座上的是波斯蘇丹，謨罕默德。姑娘，所有的老百姓都是歸他們審問，可是他們的判決，沒有一件是公平的。他們連一件最簡單的事情也判斷不了，姑娘——他們天生就

沒有判斷力。我們有公平的法律，可是他們的法律，姑娘，是不公平的。我們的法律認為對，他們的法律倒認為不對。所有那些國家的法官都是些腐敗的東西；所以，姑娘，老百姓在遞給他們的狀子的時候，老這麼寫着：「你這個腐敗的法官，審判我吧！」此外，還有一個地方，那兒的人全有狗頭。

格拉莎 爲什麼他們有狗頭呢？

菲克露薩 因爲他們全是邪教。姑娘，我現在要去找找那些商人，看他們有什麼施捨給窮人的東西沒有。好，再見吧。

格拉莎 再見。（菲克露薩退場。）有這麼些奇怪的地方！世界上真是無奇不有！我們坐在这兒，簡直什麼也不知道。幸虧還有幾個好人，把世界上的事情說給我們聽聽；要不然，死了也是個傻子啊。

（卡特麗娜和瓦爾瓦娜登場。）

第二場

(卡特麗娜和瓦爾瓦娜)

瓦爾瓦娜 (對格拉莎) 把這些個包裹送到車上去；馬已經來了。(對卡特麗娜) 嫂嫂，你出嫁出得太早了；你做姑娘的時候，你就沒有痛痛快快地玩兒過，所以你的心理現在還沒有安靜下來呢。

(格拉莎退場)

卡特麗娜 那是永遠不會安靜的了。

瓦爾瓦娜 爲什麼？

卡特麗娜 我生成這麼一付脾氣！你知道我在六歲的時候做過一件什麼事情？家裏的人傷害了我的感情——那正是黃昏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跑到伏爾迦河去，坐上一條小船，並且把它從岸上推開了。第二天早晨，他們才在七里路以外把我找着！

瓦爾瓦娜 從前，有年青的人看上你沒有？

卡特麗娜 當然有。

瓦爾瓦娜 可是你自己怎麼樣？你愛過誰沒有？

卡特麗娜 沒有，我不過覺得他們好笑罷了。

瓦爾瓦娜 卡特麗娜，你可不是愛奇虹的。

卡特麗娜 怎麼不愛！我很可憐他。

瓦爾瓦娜 不，你不愛他。要是你可憐他的話，那麼你就是不愛他。老實說，你沒有理由要

愛他。你瞞着我是沒有用的！我早就看出你愛上一個人了。

卡特麗娜 你怎麼看得出呢？

瓦爾瓦娜 你問得真可笑！難道我是一個小孩兒嗎？第一個證據是你一看見他的時候，

你的臉孔就要變色。（卡特麗娜低下她的眼睛。）還有……

卡特麗娜 （垂低她的眼睛）那麼，他是誰呢？

瓦爾瓦娜 你自己知道，爲什麼我要說出他的名字？

卡特麗娜 不，你說他叫什麼名字？

瓦爾瓦娜 鮑里斯·格里郭里維奇。

卡特麗娜 對啦，瓦爾瓦娜，對啦，就是他。不過，瓦爾瓦娜，看上帝的面——

瓦爾瓦娜 哦，你放心好了！只要你自己不要露出口風來就得了。

卡特麗娜 我不知道怎麼欺騙人家，我也不知道哄瞞人家。

瓦爾瓦娜 要是你不這麼辦的話，那你怎麼去過日子？你要記得你住在什麼地方。欺騙

是我們的家規。本來我也不會說謊的，但是有了說謊的必要，我不知不覺就學會了。

昨兒我上外邊溜躑，我遇見過他，我還跟他說過話呢。

卡特麗娜 （長久的沉默以後，她的眼睛放低了。）那麼，他怎麼說呢？

瓦爾瓦娜 他要我問候你。他說可惜你們沒有地方見面。

卡特麗娜 （頭垂得更低了。）我們到那兒去見面呢？並且爲什麼呢？

瓦爾瓦娜 他好像很煩悶。

卡特麗娜 不要對我提起他，謝謝你，請你不要提起他。我就不想知道他！我要愛我的丈夫。親愛的奇虹，我決不對你變心！我不要再想起這件事情，可是你來把我的心弄得亂極了。

瓦爾瓦娜 好，你不要想起好了；誰強迫你想？

卡特麗娜 你一點兒也不同情我！你說「不要想起他，」可是你偏偏又要對我提到他。我並不是有意要想起他的，但是我心裏擦不開的時候，這叫我有什麼辦法呢？不管我想到什麼，他這個人都好像站在我的眼前。我想壓制我自己，可是怎麼也辦不到。你知道，昨兒晚上那魔鬼又來引誘我嗎？我差一點兒離開這所屋子了。

瓦爾瓦娜 老實說，你這個人真奇怪！要是我呢，我就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做，只要不讓人家知道就得了。

卡特麗娜 我不願意這樣做。這有什麼意思呢？能夠忍耐的時候，我還是忍耐的好。

瓦爾瓦娜 要是你忍耐不了的話，那你怎麼辦？

卡特麗娜 我怎麼辦？

瓦爾瓦娜 對啦，你怎麼辦？

卡特麗娜 我想到怎麼辦就怎麼辦。

瓦爾瓦娜 好，這麼辦吧，你去試試看；那他們會把你活活地吃下去。

卡特麗娜 我可管不着！我會走；他們可再也見不到我了。

瓦爾瓦娜 你走到那兒去？你是一個有丈夫的女人。

卡特麗娜 唉，瓦爾瓦娜，你不知道我的脾氣！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當然是不好的！可是，如

果我在這裏真到了受不住的時候，那他們也不能夠勉強把我留住。我會打窗口跳到伏爾迦河去。如果我不願意在這裏活下去的話，就是你把我殺掉，我也是不會留在這兒的！（稍停）

瓦爾瓦娜 卡特麗娜，你知道我們要怎麼樣？奇虹走了以後，我們可以睡到花園裏的涼

亭上去。

卡特麗娜 爲什麼呢，瓦爾瓦娜？

瓦爾瓦娜 難道這樣不好嗎？

卡特麗娜 我怕上不熟習的地方睡覺。

瓦爾瓦娜 那有什麼可怕呢！格拉莎會陪住我們。

卡特麗娜 我還是怕！可是，我也許會去。

瓦爾瓦娜 我本來不想要你去的，只因為媽媽不讓我一個人去，所以我就不得不不要你去了。

卡特麗娜 （望着她）爲什麼你一定要我去呢？

瓦爾瓦娜 （笑）在那邊，我們倆可以算一算我們的終身大事。

卡特麗娜 你又在說笑話。

瓦爾瓦娜 自然是在說笑話；你還以爲是真的嗎？（稍停）

卡特麗娜 奇虹在那兒？

瓦爾瓦娜 你找他做什麼？

卡特麗娜 我不過想看一看他。他馬上就要動身了。

瓦爾瓦娜 媽媽正把他關在屋子裏談話。她在折磨他，好像磨一塊生鏽的鐵一樣。

卡特麗娜 爲什麼？

瓦爾瓦娜 完全沒有爲什麼：她在教訓他。哥哥這趟出門去，要離開媽媽兩個禮拜！你想

！想看他離開了以後，什麼事情都得由他自己作主，所以媽媽的心要碎了！現在，媽媽正在千言萬語地叮囑他，叮囑他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等一回兒，媽媽還怕要領

他到神像面前去，叫他起誓說，媽媽吩咐他做什麼事情，他就要做什麼事情。

卡特麗娜 就是他出了門，他還是好像給縛住了一樣。

瓦爾瓦娜 可不是跟縛住了一樣！只要他一離開家裏，他就會去喝酒的。現在他雖然正在聽着媽媽說話，可是他的心裏倒在想着怎麼立刻離開媽媽。

(卡彭諾芙太太和奇虹登場。)

第三場

(同前。卡彭諾芙太太和奇虹。)

卡彭諾芙太太 喂，你記得我剛才對你所說的話嗎？現在你得當心，千萬可別忘了！你要在眉毛上打一個結。

奇虹 媽媽，我記得。

卡彭諾芙太太 那麼，一切的事情都預備好了。馬也來了。告別一下吧，你要一路保重！

奇虹 是的，媽媽，我走了。

卡彭諾芙太太 怎麼說！

奇虹 你要什麼？

卡彭諾芙太太 幹嗎你那樣站着？難道你不懂得規矩嗎？你應當吩咐你的妻子，你不在

家的時候，她的行爲應當怎樣！

（卡特麗娜低頭。）

奇虹 哦，我想她自己知道。

卡彭諾芙太太 別回嘴！你吩咐一下她，讓我好聽到你對她講些什麼。以後你回來的時候，你好問她究竟照你的說話通通做了沒有。

奇虹 （站在卡特麗娜面前）卡特麗娜，你要孝順媽媽。

卡彭諾芙太太 叫她不要對婆婆無禮。

奇虹 不要無禮！

卡彭諾芙太太 叫她尊敬婆婆像尊敬她自己的母親一樣。

奇虹 卡特麗娜，你要尊敬我的母親像尊敬你自己的母親一樣。

卡彭諾芙太太 叫她不要抱着手閑坐，像一位太太一樣。

奇虹 我不在家的時候，你得要勤儉一點兒。

卡彭諾芙太太 叫她不要老是看窗口外邊。

奇虹 媽媽，她什麼時候有過……

卡彭諾芙太太 說吧，說吧！

奇虹 不要看窗口外邊！

卡彭諾芙太太 叫她當你不在家的時候，不要去看年青的小伙子。

奇虹 媽媽，這個話又何必說呢？

卡彭諾芙太太 （嚴厲地） 不要打岔！你應當聽從你媽媽的說話。（微笑）你吩咐一

下總是好的。

奇虹 （狼狽地） 不要看年青的小伙子！

（卡特麗娜對他嚴厲地望了一望。）

卡彭諾芙太太 現在你們兩口子有什麼話要說，你們說好了。瓦爾瓦娜，我們走開。（她

們退場）

第四場

(奇虹和卡特麗娜僵直地站着。)

奇虹 卡特麗娜！(稍停) 卡特麗娜，你生我的氣，是不是？

卡特麗娜 (沉默了一回兒，搖着她的頭說) 不！

奇虹 幹嗎你做出這個樣子來呢？呢，請你原諒我吧！

卡特麗娜 (還是現出同樣的態度，微微地搖她的頭。) 你不用擔心！(用手掩住她的臉孔)
她侮辱我！

奇虹 要是你把什麼事情都放在心裏的話，那你很快就會害起肺病來的。你做什麼要聽她的話！她不過是要說話罷了！那麼隨她說去！你一隻耳朵裏進，一隻耳朵裏出好了。好吧，卡特麗娜，再會吧！

卡特麗娜 (鈎住她的丈夫的領子) 奇虹，不要走。看上帝的面，你不要走。好奇虹，我求求

你。

奇虹 卡特麗娜，這可辦不到。媽媽要我走，我怎麼好不走呢？

卡特麗娜 那麼，帶我一塊走；一塊走！

奇虹 （從她的懷裏脫開他自己） 這可辦不到！

卡特麗娜 奇虹，爲什麼辦不到呢？

奇虹 我同你一塊走是不會有好處的！在這兒你們已經把我磨折得夠受的了。我好容

易纔能夠脫身走開，可是你又來把我拖住。

卡特麗娜 這麼說，你不愛我了嗎？

奇虹 不，我並沒有不愛你，但是爲了逃避這樣的奴隸生活，一個男子是會離開他的最

美麗的妻子的。你想想看：無論我怎樣不成，到底我總是一個人；要是一個人一生過的生活，都是像你看見我所過的生活那樣，那誰也會逃走，甚至把他的妻子拋開。現在我既然知道我有兩個禮拜可以過到不用受氣挨罵，無拘無束的日子，我還能管

到我的妻子嗎？

卡特麗娜 你說出這樣的話來，叫我怎麼能夠愛你呢？

奇虹 這全是老實話！此外我有什麼話好說呢？我不明白你究竟怕什麼！你知道，你又不

是一個人，你跟媽媽就在一塊。

卡特麗娜 你不要對我提起她，你不要刺傷我的心。唉，唉。（她哭）叫我這個可憐的人

到那兒去呢？叫我依靠誰呢？哦，天呀，我完了！

奇虹 得啦。

卡特麗娜 （走近她的丈夫，倒在他的懷裏。）奇虹，要是你不走的話，或者要是你帶我一塊

走的話，那你知道我會多愛你啊，我會多痛你啊。（撫愛他）

奇虹 卡特麗娜，我簡直不明白你。有時候你一句話也不對我說，更不用說同我要好，可

是另外一個時候，你又心甘情願地對我親熱得不得了。

卡特麗娜 奇虹，你把我交給誰呢？要是你出門去的話，會有不幸的事情發生，真會有的。

奇虹 唉，我不能夠帶你走，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卡特麗娜 好吧，那麼你叫我發一個重重的誓願。

奇虹 什麼誓願？

卡特麗娜 像這樣的誓願：你不在家的時候，我決不可以借什麼藉口，跟別的男子說話，也決不可以看別人，除你以外，也決不可以想起別人。

奇虹 這是爲了什麼呢？

卡特麗娜 安一安我的心，請你答應了我吧！

奇虹 你怎麼能夠保證你的誓願呢？你自己會想到種種奇怪的念頭。

卡特麗娜 (跪下來) 那我就會見不到我的父母；那我就會沒有懺悔地死去，要是

我——

奇虹 (扶她起來) 你這算什麼！你這算什麼！這是罪過。這樣的話我簡直不要聽！

(卡彭諾芙太太在裏邊說：「奇虹，你走的時候到了！」)

(卡彭諾芙太太，瓦爾瓦娜，和格拉莎同登場。)

第五場

(同前。卡彭諾芙太太，瓦爾瓦娜和格拉莎。)

卡彭諾芙太太 喂，奇虹，你該走了！望你一路平安吧！(她坐下)你們都坐下來！(他們

坐下稍停) 好吧，再會。(她起身，他們也起身。)

奇虹 (走近母親) 媽媽，再會！

卡彭諾芙太太 (指住地板) 跪在我的腳前！(奇虹跪下，然後親吻他的母親。) 跟你的

妻子告別。

奇虹 卡特麗娜，再會！(卡特麗娜抱住他的頸子。)

卡彭諾芙太太 你這個不要臉的女人，爲什麼你要抱住你的丈夫的頸子！你不是跟一個情人告別。他是你的丈夫，你的主人！你難道不知道規矩嗎？在他面前跪下來。

(卡特麗娜跪下。)

奇虹 妹妹，再會！(他親吻瓦爾瓦娜) 格拉莎，再會！(他親吻格拉莎) 媽媽，再會！(他鞠躬)

卡彭諾芙太太 走吧！分別的時候。戀戀不捨，不過是引起無謂的眼淚罷了。

(奇虹退場，卡特麗娜，瓦爾瓦娜，和格拉莎跟在後面。)

第六場

(卡彭諾芙太太一個人。)

卡彭諾芙太太 年青的人就是這樣的！看見他們真好笑。要不是在你自己的家裏，那連肚子也會笑痛。他們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他們一點兒規矩也不懂得，連怎麼樣告別也不知道。家裏要有老年人才好；老年人在世的時候，可以替他們維持家庭。但是那些年青的傻瓜偏要想到過自由的生活；等到他們一得到自由的時候，他們就要誤入迷途，把好人帶壞。當然，有些人同情他們，但是大多數人都嘲笑他們。你怎麼會

不笑他們。他們知道請客，可是他們不知道怎樣請坐，而且他們甚至不認識他們自己的親戚。這真是笑話。他們還忘記了從前的習慣。所以你甚至討厭走進他們的門口去；就是你走了進去，你也要吐，也要趕緊出來。我不知道老年人死了，到底要怎麼辦，到底世界要變得怎麼樣。呢，好在我將來看不見。

（卡特麗娜和瓦爾瓦娜登場。）

第七場

（卡彭諾美太太，卡特麗娜，和瓦爾瓦娜。）

卡彭諾美太太 你老是誇口，說你最愛你的丈夫；現在我可以看出來你是怎樣愛他的了。隨便那一個賢惠的妻子，剛同丈夫分手以後，會坐在走廊上去哭一個半鐘頭。但是你簡直不在乎，原來這樣。

卡特麗娜 哭有什麼用處呢！我也不知道怎麼哭。我爲什麼要惹得人家笑我呢！

卡彭諾芙太太 這並不是一件難事。要是你愛他的話，那你就會哭了。就說你不大在行哭，那你假裝好了；無論如何，這樣，在面子上總可以過得去；現在完全看出來，你不過是空口講講愛他罷了。我要去禱告了；不要打攪我吧。

瓦爾瓦娜 我要出去。

卡彭諾芙太太 (親切地) 我不管。去好了。玩到你上了年紀的時候回來。那時候就要叫你在家里坐得夠好看的了。(卡彭諾芙太太同瓦爾瓦娜退場。)

第八場

(卡特麗娜獨自地，沈思着。)

卡特麗娜 唉，現在我們家裏冷靜起來了。哦，多麼疲倦啊！要是幾個孩子的話，多悲痛啊！我沒有小孩兒；不然，我可以一直跟他們坐在一塊，逗着他們玩兒。我很喜歡同小孩兒講話；他們是天使。(稍停) 要是我在小時候死了多好；那麼我可以從天上

望到地下，賞玩塵世上的萬物。要不然，我可以照到我的心意無蹤無影地飛到什麼地方去；我可以像蝴蝶似地順着輕風在田野裏的稻花上面飛來飛去。（沉思）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我要發誓做點兒工夫；我要到舖子裏去買些布料；我要用這些布料縫幾件衣服送給窮人。他們會替我祈禱。我要坐下來同瓦爾瓦娜一塊縫衣服，那麼我們就會不覺得日子怎樣地過去了，那時候奇虹也就要回來了。

（瓦爾瓦娜登場。）

第九場

（卡特麗娜和瓦爾瓦娜。）

瓦爾瓦娜（對着鏡子用手巾包頭）我現在在出去，回頭格拉沙會到花園裏去給我們舖床；媽媽已經答應了。花園裏，那些覆盆子樹叢外邊，有一扇門，媽媽把它鎖上了，並且把鑰匙藏了起來。可是現在我把這把鑰匙拿來了，我另外放了一把到原來的地方

去，所以她不會知道。囉，你拿去；也許你需要它。（她把鑰匙給她）要是我看見鮑里斯，我就叫他到小門那邊去。

卡特麗娜 （吃驚，推開鑰匙）這是做什麼？這是做什麼？我不需要它！我不需要它！

瓦爾瓦娜 你不需要，我可需要它；拿着吧，它又不會咬你。

卡特麗娜 你這個害人精，你弄的是什麼花樣啊！這是可以的嗎？你想到我會——你這

是什麼意思？你這是什麼意思？

瓦爾瓦娜 好了，我不願意多說了，我沒有工夫。我要出去玩兒。（她退場）

第十場

（卡特麗娜，獨自地，手上拿着鑰匙。）

卡特麗娜 她在做什麼？她在弄什麼圈套？哦，她是一個瘋子，簡直是一個瘋子！這樣一來，那就是說什麼都完了！我應當把它扔掉，把它遠遠地扔到河裏去，永遠找不到它！它

像一塊炭火似地燒我的手！（想了一回兒）我們女人就是像這樣弄得身敗名裂。誰願意過鏹鏹的生活呢？種種的念頭都會想起來！一個機會來了，誰都感到高興，並且拼命地把它抓住。可是，你怎麼能夠不思索一下，不考慮一下，就去做這樣的事情呢！犯罪是容易的！但是你一犯了罪，你就要傷心地哭一輩子；你的鏹鏹也似乎會使你更苦。（停頓）帶着鏹鏹是苦的，真苦呀！有誰會不哭的呢！尤其是我們女人。就說我吧！我活着，我受着苦，可是我沒有方法逃避！我知道，我以後是沒有方法逃避的！我越過下去越糟。現在，除了那鏹鏹的生活，這個罪過又要落到我的身上來。（反省地）要不是我的婆婆的緣故！她害了我——因為她，這所屋子也變得討厭起來；甚至牆壁也可恨起來。（她凝望着鑰匙）我扔掉它嗎？當然，我應當扔掉它。爲什麼它會落到我的手上來呢？來引誘我，來害我嗎？（她傾聽）有人來了——我的心差不多不跳了。（她把鑰匙藏到她的口袋中去）沒有，沒有人來！幹嗎我這樣害怕？我把鑰匙也藏起來了。對啦，這就是那扇門上的鑰匙！命運明明白白叫我這樣做。我只要遠遠地看

那個人一次，這有什麼罪過呢？就是我跟他講話，那又有什麼要緊呢！可是我對我的丈夫是怎麼發誓的？但是他自己並沒有叫我發誓。也許我一生裏邊再也不會有这样的機會。那時候我就會這樣埋怨我自己：「不會利用你的機會。」我在說什麼呀？幹嗎我要騙我自己呢？就是死，我也要見他。我在騙誰呢？我難道要把鑰匙扔掉嗎？不，隨便怎麼也不！它現在是我的了——不論什麼事情發生，我還是要見鮑里斯！黑

夜啊，你早一點兒來吧！

——幕——

第三幕

第一景

(一條街道。卡彭諾芙家的大門，門前放着一張遊椅。)

第一場

(卡彭諾芙太太和菲克露薩坐在遊椅上。)

菲克露薩 世界的末日到了，親愛的卡彭諾芙太太啊，從各種的預兆看起來，世界的末日到了。在你們城裏，總算還清靜，真是像天堂一樣，可是在別的城市裏，那簡直是跟修羅城似的；聲音鬧得不得了，到處有奔跑的聲音，到處有來往不停的聲音。每個人都

是匆匆忙忙的；一回兒到這兒，一回到那兒。

卡彭諾芙太太 我們用不着匆忙；我們過的是清靜的日子。

菲克露薩 不對，太太，你們城裏所以會清靜的緣故，因為許多人，就說是你吧，都有像花

一般美麗的德性；還因為什麼事情都打理得平平靜靜，打理得有條有理。太太，那樣匆匆忙忙過日子，到底有什麼意思？其實是空虛。譬如說，在莫斯科，大家都忙來忙去地走，誰也不知道爲什麼。這不過是空虛罷了。卡彭諾芙太太，他們都是空洞的人，所以他們到處去空跑。有的人以爲他去兜生意；這個可憐的人匆匆忙忙地趕得去，其實他連什麼人也不認得。他空想有人在招他去，可是等他走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原來那兒是空的；並沒有人在那兒，不過是一個夢想罷了。那麼他只好無精打彩地走開。還有人空想他碰到了一個朋友。聰明人一望就知道那兒誰也沒有；可是那位夢想者還要空想他碰到了什麼人。空虛的事情就跟雲霧一樣。在你們這兒，就是有這麼美麗的黃昏，也沒有人走出大門，到這兒來坐一回兒，可是在莫斯科，現在這個時

候，有的人逛馬路，有的人逛遊戲場；街上充滿了熱鬧，還充滿了許多叫喊的聲音。卡彭諾芙太太，你想想；近來他門還駕着吐火的火龍走着呢，這也是爲了匆忙的緣故！

卡彭諾芙太太 這個我早就聽說過了。

菲克露薩 太太，我可親眼見過。當然有的人爲了空忙的緣故什麼也看不到。他們以爲那玩意兒是機器，並且還叫它做機器，可是我看過那玩意兒用腳這麼走。（她張開她的手指模倣）對啦，它嗚嗚叫着的聲音，只有修仙慕道的人才聽得着。

卡彭諾芙太太 你隨便叫它什麼都成，要是你喜歡的話，那你就叫它做機器得了；他們那些人真傻，什麼都相信。就是你把金子當沙撒給我，我也不要坐它。

菲克露薩 太太，世界不好了！但願上帝保佑，你不要受到這樣的災害。卡彭諾芙太太，那時候，我還在莫斯科瞧見一件顯靈的事情。有一個早晨，我一早到外邊去——那時候天還沒有亮呢——我瞧見一個黑臉的人，站在一個很高很高的屋簷上。你自己知道他是誰。他用手做着抖動的模樣兒，好像他在把什麼東西撒下來，其實什麼東

西也沒有。然後，我猜想他在撒蠶豆，而空虛的人們在白天的時候，就會鬼鬼崇崇地去把那些蠶豆拾起來。所以他們那麼匆忙，所以他們的女人那麼消瘦，他們的身體壓根兒不會發胖。我覺得他們好像掉了什麼，我又覺得他們在找尋什麼，真可憐，他們的臉孔會那麼憂愁。

卡彭諾芙太太 好朋友，這是非常可能的。這個年頭就沒有希奇的事情。

菲克露薩 現在的日子真不成話了，卡彭諾芙太太，簡直是不成話了，時候也慢慢兒縮短起來啦。

卡彭諾芙太太 好朋友，怎麼你說時候也縮短啦？

菲克露薩 我們這些忙着的人當然不會感到；我們怎麼會感到呢？聰明人可都感到了我們的時候慢慢兒在縮短了。從前，過一個夏天，或是過一個冬天，真是長得，長得好，像怎麼也過不完似地；但是現在，你不覺得日子像飛也似地就過去了。當然，日子跟時候還是和以前那麼一樣長，可是爲了我們的罪孽的緣故，所以時候就慢慢兒縮

短起來了。那些聰明人都這麼說呢。

卡彭諾芙太太 好朋友，恐怕比這個更糟的事情還在後頭呢。

菲克露薩 但願我們沒有那麼長的壽命，會得瞧見這樣的事情！

卡彭諾芙太太 也許我們的壽命夠得上瞧見呢。

（提郭意登場。）

第二場

（同前，提郭意。）

卡彭諾芙太太 我的朋友，幹嗎你這麼晚還在外邊閑逛？

提郭意 誰敢攔阻我？

卡彭諾芙太太 誰會攔阻你？誰用得着攔阻你？

提郭意 那麼，這有什麼好講呢。難道我還服從誰的命令不成？你幹嗎在這兒見你的鬼？

你有什麼事？

卡彭諾芙太太 喂，你別這麼拉直嗓子只嚷！對一個比我容易說話的人嚷去。我可要比你厲害得多。你趁早回家吧。喂，非克露薩，我們進去。（她起身）

提郭意 我的朋友，就一回兒！你別生氣！你回家還來得及呢；你的房子又沒有在山背後。那兒就是。

卡彭諾芙太太 要是你有事情的話，那你就好好兒說，可別這麼嚷。

提郭意 事情倒是沒有，酒我可喝醉了；只不過是這樣罷了。

卡彭諾芙太太 那麼，現在，難道你要我稱讚你喝醉了酒嗎？

提郭意 我不要你稱讚，也不要你說壞，我不過喝醉就是了；不過這麼一回事罷了。在酒沒有睡醒的時候，那我只好這樣。

卡彭諾芙太太 那麼你就去睡呀。

提郭意 我上那兒去睡呢？

卡彭諾芙太太 回家去；此外上那兒去！

提郭意 我要是不願意回家去呢，那怎麼辦？

卡彭諾芙太太 告訴我，爲什麼不願意？

提郭意 因爲我家裏打起仗來了。

卡彭諾芙太太 誰在那兒打仗？那兒只有你一個人是打仗的人。

提郭意 好吧，就說我是吧；那麼怎麼樣呢？

卡彭諾芙太太 怎麼樣？不怎麼樣。你一輩子都跟女人們打仗，有什麼了不起。可不是嗎！

提郭意 不錯，那麼她們應當對我投降。難道你要我對她們投降嗎？

卡彭諾芙太太 我覺得你這個人真奇怪；你家裏那麼多人，誰也討不到你的喜歡。

提郭意 咄，扯蛋！

卡彭諾芙太太 那麼，你要我怎麼樣？

提郭意 咳，我想你勸我，那麼我的悶氣才可以消掉。這兒城裏，只有你知道怎麼樣

勸解我。

卡彭諾芙太太 菲克露薩，你去叫他們弄點兒東西給我們吃。（菲克露薩退場。）我們

進去吧！

提郭意 不，我不想進去；到裏邊去，那我更要難受了。

卡彭諾芙太太 你究竟爲什麼生氣？

提郭意 從今兒早晨以來，我一直這麼樣。

卡彭諾芙太太 一定有人問你要錢。

提郭意 他們好像設好了圈套這麼幹的，那班王八蛋；他們整天接二連三地來催逼我。

卡彭諾芙太太 要是他們來向你催逼的話，那你就得給人家。

提郭意 我知道，可是在我的心境不好的時候，你叫我怎麼辦呢！我知道我得付給他們，

但是要我心甘情願付，那我可辦不到。譬如說，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得付給你；但是如

果你來向我要錢的話，那我就非罵不可。因爲只要你一對我提到錢這個字，我的血

就會湧上來，滿身的血都會湧上來，一定的。呃，在這樣的時候，我會壓根兒不爲什麼罵起人來。

卡彭諾芙太太 因爲你沒有長輩管住你，所以你會這麼吵鬧鬧起來。

提郭意 不對，我的朋友，別說吧！我告訴你，我屢次都是這麼的。在四旬節，我正在吃齋的時候，魔鬼把一個窮老百姓送來跟我搗蛋；他來問我要扛木柴的工錢；他偏偏在我的心境惡劣的時候來看我。我真造罪；我把他罵得走頭無路；我差一點兒要打他。我有的就是這麼一種心境。後來我對他賠罪了。我跪下去；真的我跪下去。我告訴你的都是真話。我對一個老百姓下跪。在院子裏的泥土上，我當大家的面對他下跪；我的心境把我弄到這樣的地步。

卡彭諾芙太太 爲什麼你自己要故意裝得這樣呢？我的朋友，這是不好的。

提郭意 爲什麼你說「故意」？

卡彭諾芙太太 我早就知道了。我懂得爲什麼。你看見他們想問你要錢的時候，你就故

意跟你的家裏人找麻煩，那麼你就可以發脾氣，因為你知道，在你發脾氣的時候，誰也不敢接近你。我的朋友，你的情形就是這麼的。

提郭意 可是，這算得了什麼？誰都不願意把自己的財產分給別人！

（格拉莎登場。）

格拉莎 太太，點心預備好了，請吧。

卡彭諾芙太太 進去吧，老朋友！請去隨便吃一點兒點心。

提郭意 好極了。

卡彭諾芙太太 請進去吧。

（她讓提郭意打頭走，她跟住他。格拉莎交叉着手臂，站在門口。）

格拉莎 鮑里斯到這邊來了。我想他是來找他的叔父的。要不然，他就是來散步的。他一定是來散步的。

（鮑里斯登場。）

第三場

(格拉莎, 鮑里斯, 庫力金隨後上。)

鮑里斯 我的叔父在這兒嗎?

格拉莎 對啦, 他在這兒。你要見他嗎?

鮑里斯 我們家裏的人打發我來看一看他在那兒; 要是他在這兒的話, 那麼就讓他耽下去好了; 誰都不願意見他。他一出來, 家裏的人簡直快活得不得了。

格拉莎 要我們太太替他管起家來的話, 那她就會收服他。幹嗎我像一個傻瓜似地跟你站在這兒! 再見! (退場)

鮑里斯 哦, 天呀, 我只希望見他一面! 我不能够走到她的屋子裏去; 那兒沒有人請你進去, 你怎麼能夠進去呢。這樣的生活! 我們同住一個城裏, 差不多相近咫尺, 可是我們彼此只能夠在教堂裏, 或是在路上, 一個禮拜見到一次; 僅僅這樣! 在這座城裏, 一

個出了嫁的女子就好像走進了墓墳。(稍停)要是完全見不到她——那倒容易挨過去!可是,我又時常見到她;而見到她的時候總是在大庭廣衆之中;千百隻眼睛都朝我看着。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自己真不知道要怎麼樣才好。我每逢出來散步,老是不知不覺地就到了她的門口。爲什麼我要到這兒來呢?要見她是萬萬辦不到的,如果我要跟她說一說話的時候,那恐怕更要害她了。哦,我弄到了一個這麼的地步!

(他慢慢地走開,庫力金迎面來。)

庫力金 先生,你在這兒做什麼?來散步嗎?

鮑里斯 對啦,來散步。今兒天氣真好。

庫力金 先生,這回兒,正是散步最好的時候了。天空這麼寧靜,空氣這麼新鮮;花香從伏爾迦河對過的草原上飄過來。

「星空當頭,銀河迢迢,

繁星無數,大地渺渺!」

先生，我們到林蔭路上去走走；那邊一個人也沒有。

鮑里斯 好，我們去。

庫力金 先生，我們這個地方就是這樣的：他們雖然建築了林蔭路，可是沒有人上那兒逛去。他們不過在節期上來散散步，就在那個時候，他們也不過是來裝裝場面，表示他們有漂亮的衣服罷了。現在你所能碰到的人，只不過是從酒店裏喝得爛醉，跌跌踉踉跑回家去的小公務人員。先生，窮人沒有功夫出來散步；他們日夜非得做活不可；一天二十四個小時，他們只有三個鐘頭的覺睡。至於那些闊人怎麼樣呢？爲什麼他們不來散一散步，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呢？所有他們的大門早已給鎖上了，他們的狗也早已給放鬆了。也許你以爲他們忙着嗎？或者你以爲他們在祈禱嗎？完全不是的，先生——他們鎖起門來並不是防止盜賊，而他們是要不許外邊人知道，他們怎麼樣虐待他們的親戚，怎麼樣壓迫他們的家庭。在那些大門背後，流了多少的眼淚，沒有人聽見，沒有人看見！可是，先生，我爲什麼對你說這樣的話呢？看你自己的

情形，你就可以知道。在那些銅門鐵鎖後面，他們過的是怎麼樣墮落的荒唐的生活！因爲他們所做的事情，沒有一件是可以見人的，所以他們不讓任何人看見，不讓任何人知道——只有天知道。他們說，「你們可以在人羣中或是在街道上看我們，可是我們的家庭跟你們是不相干的。所以我們有鐵鎖，有銅門，還有惡狗。」他們還說，「家庭是一個神祕的東西，是一個祕密的東西！」哼！我們知道這些祕密先生，只有他們自己覺得這些祕密有趣，而他們把他們全家其餘的人都弄得像豺狼似地嗥叫。這是一種什麼祕密！誰不知道這種祕密？欺騙孤兒，親戚和子姪；威逼他們的兒女，叫兒女不敢說起他們在家中的胡作亂爲。這就是那整個的祕密。好，讓他們去吧。先生，你知道誰到這兒來散步嗎？年青的男女。他們從睡夢中偷一兩個鐘頭的空，一對一對地來散步，現在有一對啦。

（庫得略西和瓦爾瓦娜出現，他們親吻。）

鮑里斯 他們兩個人在親吻！

庫力金 這關我們什麼事情。

(庫得略爾退場。瓦爾瓦娜走到她的大門口去，招呼鮑里斯。鮑里斯迎上去。)

第四場

(鮑里斯，庫力金，瓦爾瓦娜。)

庫力金 先生，我要到林蔭路上去了。爲什麼我要打攪你呢？我到那邊去等吧。

鮑里斯 好的，我回頭就來。

(庫力金退場。)

瓦爾瓦娜 (用她的手帕遮住她的臉孔) 你知道卡彭諾芙家花園後邊的那座小山嗎？

鮑里斯 知道。

瓦爾瓦娜 回頭上那邊去。

鮑里斯 爲什麼？

瓦爾瓦娜 你真傻。去了你就會知道。呢，現在快去吧，有人正等着你呢。（鮑里斯退場）他不認得我了。現在讓他猜去。可是我知道卡特麗娜是忍耐不住的；她會溜出來。（她走大門進去）

第二景

（夜。一座叢生灌木的山谷；上面有卡彭諾芙家的籬垣和小門；一條小徑直達下面。）

第一場

（庫得略西帶着他的六絃琴登場。）

庫得略西 這兒誰也沒有。她在那兒幹什麼呢！那麼，我坐下來等吧。（他坐在一塊石頭上）對啦，我來唱一個歌兒，消磨消磨時候。（他唱）

頓河的哥薩克飲馬河傍，

那少年站在門邊開始思量，
因為他想怎樣殺死他的妻子，
所以他站在門邊暗自悽愴。
他的妻子投身跪在他的腳下，
對她的丈夫這樣哀聲大嚷：
孩子們的父親喲，我的丈夫喲，
你今晚不要太快把我殺死！
我請你，請你在半夜殺死我，
不要把我們的孩子們吵醒，
也不要驚擾我們隣居的清夢。

(鮑里斯登場。)

第二場

(庫得略西和鮑里斯)

庫得略西 (停止歌唱) 哈哈!你是一個老成持重的人,可是你也要出來玩兒。

鮑里斯 庫得略西,是你嗎?

庫得略西 對啦,鮑里斯。

鮑里斯 你為什麼到這兒來?

庫得略西 我?鮑里斯,要是我到這兒來的話,那我就有到這兒來的必要。沒有目的,我才不會來呢。你是什麼風吹來的。

鮑里斯 (周圍望) 庫得略西,我告訴你說吧:我非就在這兒不可,可是我認為,要是你上別的地方去,在你並沒有什麼兩樣。

庫得略西 不,鮑里斯,我看你到這兒來還是第一次,這兒可是我常來的地方,就是這條

路也是我的腳給走出來的。先生，我愛你，我也很願意幫你的忙兒；但是晚上你可別在這條路上跟我見面，不然的話，那你要夠麻煩的了。我們把話說在前頭。

鮑里斯 庫得略西，你怎麼啦？

庫得略西 什麼？庫得略西！我知道我是庫得略西。可是你走你的路，那就完了。你跟你的姑娘散步去，誰也不會說什麼。你可別管別人的閑事。我們這兒是不作興這樣辦的；如果你要這麼辦的話，那小伙子們就會把你的腿給打斷。我爲了我自己的姑娘的緣故，我會——我不知道我會怎麼樣幹！你的腦袋也會給我打破。

鮑里斯 你的脾氣發得莫明其妙。我又不想搶你的愛人。要是人家不叫我的話，我才不到這兒來呢。

庫得略西 誰叫你來的？

鮑里斯 我不知道；那時候天已經黑了。有一個姑娘在街上攔住我，並且叫我到這兒來，到卡彭諾芙家花園後邊的小道傍邊來。

庫得略西 那個姑娘是誰呢？

鮑里斯 我說，庫得略西。我能不能夠把老實話告訴你呢？你不會把這個消息傳出去吧？

庫得略西 說好了，不用害怕！我這張嘴緊得就跟死人的一樣。

鮑里斯 你們這兒的風俗和習慣，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可是事情是這麼的——

庫得略西 你愛上了誰嗎？

鮑里斯 對啦，庫得略西。

庫得略西 那很不錯呀。我們看這件事情是滿不在乎的。姑娘們愛到外邊逛就到外邊

逛。她們的父母全不管。只有出了嫁的女子可得關在家裏。

鮑里斯 所以我的痛苦就在這兒。

庫得略西 那麼說，你一定是愛上了一個出了嫁的女子？

鮑里斯 對啦，一個出了嫁的女子，庫得略西。

庫得略西 唉，鮑里斯，你一定要拋開她。

鮑里斯 拋開她，談何容易！也許在你看起來沒有什麼；你可以拋開一個，另外再去進行

一個。這樣的事情我可辦不到！要是我愛上了一個女子——

庫得略西 那麼，這意思就是說你要害她，鮑里斯！

鮑里斯 有這樣的事情，決沒有不，庫得略西，我怎麼會害她呢？我決不想害她！我不過想

在什麼地方見她一見罷了。此外我什麼也不想。

庫得略西 先生，你自己怎麼能夠擔當得起呢？我們這個地方上的人是什麼樣的，你自

己知道！他們會把她活吞下去，他們會把她活裝到棺材裏邊去。

鮑里斯 庫得略西，別這麼說吧！請你別嚇唬我！

庫得略西 她愛你嗎？

鮑里斯 我不知道。

庫得略西 你跟她說過話沒有？

鮑里斯 我只有一次同叔父到她家裏去過。我可是在教堂裏看見她，並且在林蔭路上

也碰到她。哦，庫得略西，要是你見到她那付禱告的模樣的話，她有一付天使似的笑容，她的臉上好像有光彩發射出來。

庫得略西 那是卡彭諾芙家的少奶奶呀，對不對？

鮑里斯 對啦，庫得略西。

庫得略西 哦，原來是她！那麼，我要恭喜恭喜你了。

鮑里斯 爲什麼？

庫得略西 爲什麼，要是他們叫你到這兒來的話，那你的事情是一定靠得住的了。

鮑里斯 怕不是她叫我來的吧？

庫得略西 那麼是誰呢？

鮑里斯 不，你在開玩笑。這是不可能的。（他打他的前額）

庫得略西 你怎麼啦？

鮑里斯 我快活得要發瘋了。

庫得略西 當然，這樣的事情是會把人弄得發瘋的。你可不要自找麻煩，同時也不要害她受苦。她的丈夫固然是一個傻瓜，她的婆婆可不是一個好惹的女人。

（瓦爾瓦娜從門口登場。）

第三場

（同前，瓦爾瓦娜，卡特麗娜隨後上。）

瓦爾瓦娜 （靠到門唱）

「我的庫得略西在河邊散步，

親愛的庫得略西在那邊散步……」

庫得略西 （接着唱） 「他買來許多貨物。」（他吹口哨）

瓦爾瓦娜 （從小徑上走下來，她用手帕掩住她的面孔，走近鮑里斯。）我的朋友，你等一回兒

吧。那個人回頭就要來了。（對庫得略西）我們到伏爾迦河邊去吧。

庫得略西 爲什麼你來得這麼晚？我等你等得煩死了！你知道我不喜歡久等的。

（瓦爾瓦娜用手纏住他，然後退場。）

鮑里斯 我像在做夢一樣！這樣的良夜，這樣的歌聲，還有這樣的幽會！他們手挽手地去了。我覺得這是多麼新奇的，多麼美妙的，多麼快樂的事情啊！現在我在這兒等着什麼，但是我所等待的是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想像不出。我的心只是撲通撲通地跳，我的全身只是發抖。我現在簡直想不出跟她說什麼；我的呼息急促，我的兩腿發軟！我的這顆愚蠢的心自開始劇烈地跳動以後，就沒有辦法平靜下去。哦，她來了。

（卡特麗娜慢慢地從小徑上走下來，她的頭用一塊大白手帕掩住，她的眼睛望住地下。稍停。）

卡特麗娜，是你嗎？（稍停）我不知道怎麼樣感謝你。（稍停）卡特麗娜，你知道我是怎麼樣地愛你！（他想拿她的手）

卡特麗娜 （驚慌，眼睛還是低垂着。）不要動我！不要動我！哦，哦！

鮑里斯 你不要生氣！

卡特麗娜 離開我！馬上離開我，你這個可恨的人！你知道：我決不能夠把這樣的罪惡洗清；一輩子也不能夠洗清。它會像一塊石頭似地壓住我的靈魂。

鮑里斯 請你不要趕我走。

卡特麗娜 你爲什麼要來呢？你這個誘惑人家的人，你爲什麼要來呢？我是一個出了嫁的女人；我要同我的丈夫一塊活到死爲止。

鮑里斯 你自己叫我來的。

卡特麗娜 我的仇人，你得知道：我是要跟他一塊活到死爲止的。

鮑里斯 我不看見你不是好嗎！

卡特麗娜 (激動) 我跟我自己安排好的是怎樣一種命運啊！你知道命運現在把我帶到了什麼地步啊！

鮑里斯 你放冷靜好了！(拉着她的手)請坐吧！

卡特麗娜 爲什麼你想害我呢？

鮑里斯 我愛你勝過全世界上的一切，勝過我自己的生命，我怎麼會想害你呢？

卡特麗娜 不，不，你害了我啦。

鮑里斯 難道我真是一個壞蛋嗎？

卡特麗娜 （搖她的頭） 你害了我，害了我，害了我！

鮑里斯 決沒有的事！我寧可自己死去！

卡特麗娜 在夜晚，我會離開家庭來跟你見面，難道你還不算害了我嗎？

鮑里斯 這是你的意志。

卡特麗娜 我沒有意志。要是我有意志的話，那我不會到你跟前來了。（舉起她的眼

睛，她望住鮑里斯，一個短促的沉默。）現在，我受你的意志的支配；你難道看不出嗎！（她

倒在鮑里斯的身上）

鮑里斯 （抱住她） 我的生命！

卡特麗娜 你知道，我現在願意立刻死去！

鮑里斯 我們能夠這麼快活地生活，爲什麼要死呢？

卡特麗娜 不，我不會活下去！我現在知道，我不會活下去。

鮑里斯 請你不要說這樣的話：不要使我痛苦！

卡特麗娜 在你是沒有什麼的，你是一個自由的哥薩克人，但是我——

鮑里斯 我們的愛情誰都不知道。我怎麼會不憐惜你呢？

卡特麗娜 唉，爲什麼要憐惜我呢？誰都怪不了；這是我自己做的事情。不要憐惜我；還是

害我吧！我所做的事情，讓人家去知道好了，讓人家去看出好了！（她擁抱鮑里斯）我

既不怕爲你犯罪，難道我還怕別人的閑話嗎？他們說，在這個世界上，爲犯罪所受的

痛苦越重，我的罪孽就越輕。

鮑里斯 咳呢，現在我們這麼幸福，爲什麼要想起這樣的事情呢？

卡特麗娜 對啦。把這樣的事情，留到將來去想吧，將來去哭吧。

鮑里斯 先頭我害怕。我還以爲你會趕我走呢。

卡特麗娜（微笑）趕你走！這樣的事情，我怎麼做得出？我那兒會這樣忍心！要是你不

來的話，那我自己就會去找你。

鮑里斯 我想不到你會愛我。

卡特麗娜 我早就愛你了。從前，你好像爲了誘惑我才到我家裏去似的。我一看見你的時候，我就抑制我自己不了。我從第一眼看到你，我就這樣想：只要你對我招一招手，我就會跟住你走；就是你要走到世界的盡頭去，我也會跟住你去，決不回頭。

鮑里斯 你的丈夫出門去有多久？

卡特麗娜 兩個禮拜。

鮑里斯 那麼，我們還可以再來玩兒。時候多着呢。

卡特麗娜 對啦，我們還可以再來玩兒。以後——（她沉思）他們會把我關起來——

那就完了！要是他們不把我關起來的話，那我就還有機會見到你！

（庫得略西和瓦爾瓦娜登場）

第四場

(同前。庫得略西和瓦爾瓦娜。)

瓦爾瓦娜 喂，你們講好了沒有？

(卡特麗娜把她的臉孔躲在鮑里斯的懷裏。)

鮑里斯 講好了。

瓦爾瓦娜 你們去散一散步吧；我們在這兒等着。到了時候，庫得略西會叫你們。

(鮑里斯跟卡特麗娜退場。庫得略西和瓦爾瓦娜在石頭上坐下。)

庫得略西 你們這個主意想得真不錯，從花園門裏出來。這對於我們方便極了。

瓦爾瓦娜 這個主意全是我一個人想出來的。

庫得略西 只有你才想得呢。但是你的母親不會知道嗎？

瓦爾瓦娜 不。她不會想起這樣的事情。

庫得略西 要是她忽然想起了呢？

瓦爾瓦娜 她晚上睡得很熟，要到早上才醒呢。

庫得略西 可是怎麼說得定呢？假如她忽然起身的話……

瓦爾瓦娜 就是這樣也不要緊！到院子裏的門兒是朝花園這邊鎖着的。她會來敲幾下門，然後就走開的；到了早上，我們就說我們睡得太熟了，沒有聽見。況且格拉沙還留心着：要是有什麼事情出來的話，她馬上就會來打招呼的。無論如何，做一件事情總得有點兒危險；隨時出亂子也說不定。

（庫得略西彈六絃琴。瓦爾瓦娜靠在庫得略西的肩上。庫得略西沒有注意她，一味地彈着琴。）

瓦爾瓦娜 （打呵坎） 你知道什麼時候了？

庫得略西 十二點鐘多了。

瓦爾瓦娜 你怎麼知道？

庫得略西 守夜的剛打過更呢。

瓦爾瓦娜 (打呵坎) 時候到了。你喊一聲他們吧！明兒我們早一點兒來，可以多散一回兒步。

庫得路西 (吹口哨並且高聲地歌唱)

「要回家了，要回家了，

我可不願意回家。」

鮑里斯 (在舞台後面) 聽見了。

瓦爾瓦娜 (起身) 那麼，再見吧！ (她打呵坎，然後冷冷地，像一個老朋友似地親吻庫得路

西。) 記住，明天早一點兒來。(她望着鮑里斯和卡特麗娜剛才走出去的地方) 不要這樣戀戀不捨，你們又不是一分手不見的，你們明兒還可以見面。

(她打呵坎而且伸腰，卡特麗娜跑進來，鮑里斯跟住她。)

第五場

(庫得略西,瓦爾瓦娜,鮑里斯和卡特麗娜。)

卡特麗娜

(對瓦爾瓦娜)

那麼我們走吧,我們走吧!(她們走上小徑去。卡特麗娜回頭。)

再見!

鮑里斯 明兒見。

卡特麗娜

對啦,明兒見。晚上做什麼夢,請你明兒告訴我!(她走近小門。)

鮑里斯 當然,我會告訴你。

庫得略西 (一面彈六絃琴,一面唱:)

「姑娘,請去遊玩,

玩到傍晚;

阿勒里利,

玩到傍晚。」

瓦爾瓦娜

(靠到門口)

「我去遊玩，

玩到早晨；

阿勒里利，

玩到早晨。」

庫得路西

「早上滿天紅霞，

我才趕路回家。」

—幕—

第四幕

(前景，有一所開始損壞的老建築物的狹窄的成拱形的迴廊；到處有草叢和灌木；拱門對邊有伏爾迦河的風景。)

第一場

(幾個男女遊客在拱門下來回地走着。)

遊客甲 正下着雨呢，也許就要打雷了吧？

遊客乙 好像是的。

遊客甲 好在有一個避雨的地方。

(大家都到拱門下來。)

一個女人 林蔭路上有那麼許多人！今兒是節期，所以他們都出來了。那些商人的太太通通打扮得漂亮極了。

遊客甲 他們會上什麼地方去避雨的。

遊客乙 你瞧，那麼許多人擠到這兒來了！

遊客甲 （望着牆） 你瞧，朋友，從前這兒粉刷過的。現在現出許多的斑點。

遊客乙 哦，對啦。當然這兒粉刷過的。現在，你知道，什麼都荒涼了；它快要塌倒了，到處都生着雜草呢。自從那場大火以後，他們就沒有修理過。你不記得那次大火嗎？那是差不多四十年前的事情。

遊客甲 朋友，這兒畫的是什麼呀？簡直就看不出。

遊客乙 這兒畫的是地獄裏的火。

遊客甲 哦，對啦，朋友！

遊客乙 不管什麼等級的人都是要到那邊去的。

遊客甲 對啦，對啦，現在我明白了。

遊客乙 各種身份的人也都是要到那邊去的。

遊客甲 連黑人也要去嗎？

遊客乙 對啦，黑人也要去。

遊客甲 朋友，這個是什麼？

遊客乙 那是立陶宛的滅亡。這兒有許多人在打仗，你瞧見沒有？這就是表示我們俄羅

斯人把立陶宛人打敗了。

遊客甲 什麼是立陶宛？

遊客乙 立陶宛就是立陶宛。

遊客甲 老兄，他們說那些人從天上掉下到我們這邊來。

遊客乙 我不能夠對你說。要是他們從天上掉下來的話，那麼他們就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的。

一個女人 對啦！誰都知道他們從天上掉下來；凡是那些跟他們打過仗的地方，都造了

墳墓留作紀念。

遊客甲 老兄，真的對啦，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提郭意登場，庫力金，沒有戴帽子，跟在他後面。大家都鞠躬，很尊敬地站着。）

第二場

（同前。提郭意和庫力金。）

提郭意 哦，我全身都濕了。（對庫力金）離開我。走開。（生氣地）你這個蠢傢伙！

庫力金 提郭意先生，你知道，這件事情對於所有的居民都是有利益的。

提郭意 你跟我滾吧！什麼利益？誰要這樣的利益？

庫力金 哦，提郭意先生，就是你自己也許用得着呢。只要在林蔭路的空地上裝置起來

就成了。這花得了多少？少得很：一條石頭柱子——（他用姿勢表示每樣東西的大小）

一個小銅盤兒，這麼圓，還有一根針，一根筆直的針——（他用一個姿勢表示它）簡單極了。我會把它通通弄好，我也會把所有的數目字都刻好。以後，您出去散步的時候，或是別人出去散步的時候，一走過那兒，馬上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了。現在，這兒雖然是一個美麗的地方，有風景，此外還有別的東西，但是看起來，總嫌空洞一點兒。還有呢，提郭意先生，旅行的人到我們這兒來賞玩我們的風景的時候，它就可以做一個裝飾品；那是很會使人賞心悅目的。

提郭意 爲什麼你老纏住我這樣胡說八道。我不要再跟你談話，你懂不懂？你先得打聽一下，我高興還是不高興跟你講話，你這個傻瓜。我跟你平等的嗎？什麼大不了的發明！老是這麼死氣擺力地說起它。

庫力金 要是我把自己的私人的事情來打攪你的話，那您可以怪我。可是這是爲了公共的利益，先生。爲了社會花十幾塊錢，這算得了什麼呢？不會花更多的錢了。

提郭意 也許你想把這筆錢給吞下去；誰知道呢？

庫力金 先生，我既然願意白費力量來做這個工作，我怎麼會把錢吞下去呢？這兒誰都知道我；就沒有一個人說我的壞話。

提郭意 那麼，讓他們知道你好了；我可不要知道你。

庫力金 提郭意先生，您爲什麼要侮辱一個清白的人呢？

提郭意 難道我要對你解釋嗎？就是比你更重要的人物，我也不對他們解釋。我願意把你當作什麼，我就把你當作什麼。別人以爲你是一個清白的人，我可要把你當作一個強盜。就是這麼樣的。你想從我的嘴裏聽到這句話嗎？那麼你聽着吧！我說你是一個強盜，這就完了。你要跟我打官司嗎？那麼你就會知道，你不過是一條小虫兒罷了。我高興放過你，就放過你；我高興踩死你，就踩死你。

庫力金 提郭意先生，別這麼說吧！先生，我是一個卑賤的人；您要侮辱我是很容易的。可是，先生，我要對您說一句話：「人窮志不窮。」

提郭意 你可不要衝撞我！聽見沒有？

庫力金 我怎麼敢衝撞您；我所以把這些話對您說的緣故，是因為也許有一天，您會想到替我們城裏做一點兒什麼事情。先生，您有很多的財力，只要您想做一件好事情的話，那是沒有不成的。現在，就把這件事情做比方來說吧：這兒常常打雷，可是我們就沒有避雷針。

提郭意 （驕傲地） 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庫力金 經過實驗的東西，怎麼能夠說是胡說八道呢？

提郭意 你的避雷針是什麼做的？

庫力金 鋼的。

提郭意 （憤怒地） 那麼，還有呢？

庫力金 鋼桿兒。

提郭意 （氣得越發厲害） 我早就知道是鋼桿，你這個下流的東西，還有什麼？你不斷地

說鋼桿兒——此外還有什麼？

庫力金 沒有什麼。

提郭意 照你的意思說，雷是什麼？雷，你說。

庫力金 電氣。

提郭意 (頓他的脚) 又是電氣！你真是一個強盜！老天爺爲了懲罰我們，所以才打雷的，那麼我們就可以痛改前非了；你可偏要用避雷針之類的東西去擋住它，真罪過！

你是一個什麼人，一個韃子嗎？你是一個韃子？不是？你說，你是一個韃子？不是？

庫力金 提郭意先生，大老板，特遮文以前說過：

「我的身體會化成泥土；

我的智慧能指揮雷電。」

提郭意 你說這樣的話，那我應當送你到市長那兒去；讓他去重重地辦你！喂，諸位，你們聽他說的是什麼話！

庫力金 那有什麼辦法；我只好放棄就是了。等到我有了一百萬的時候，那麼我再來說

話吧。(不耐煩地揮一揮手，退場。)

提郭意 你想去偷人家的錢嗎？逮住他！真是一個無賴的地痞！這樣的人，我們要怎樣對付他？我不知道。(轉身對住人羣)你們這班該死的人，把誰都帶去犯罪！今兒我本來不想發脾氣的，可是他好像一定要惹我生氣似的。他這個該死的東西！(氣憤地)

雨停了沒有？

遊客甲 好像停了。

提郭意 好像停了！出去瞧一瞧吧，你這個傻瓜。好像停了。

遊客甲 (從拱門下走出去) 雨停了。

(提郭意退場，大家都跟着他下。舞台空了一回兒。瓦爾瓦娜從拱門下很快地登場，躲躲閃閃地，
週圍張望。)

第三場

(瓦爾瓦娜，鮑里斯隨後上。)

瓦爾瓦娜 那個人好像是他！(鮑里斯在舞台的深處走過) 噓噓噓！(鮑里斯週圍望) 到

這兒來！(她用手招呼他。鮑里斯進來。) 卡特麗娜的事情怎麼辦？請你告訴我吧。

鮑里斯 怎麼樣？

瓦爾瓦娜 闖了大禍啦。你知道我的哥哥回來了嗎？我們沒有想到他會回來，可是他回

來了。

鮑里斯 不，我不知道。

瓦爾瓦娜 嫂嫂完全跟瘋了一樣。

鮑里斯 只有奇虹不在這兒的時候，我過了短短的十天真正的生活。現在我再也看不

見卡特麗娜了！

瓦爾瓦娜 你怎麼這樣呢！你聽我說！卡特麗娜全身發抖，好像患了瘧疾病一樣；她滿面

發白，只是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好像在找尋什麼東西。她的眼睛就跟瘋子的眼睛

樣。今兒早上她哭了，傷心傷意地哭了。天呀，你叫我把她怎麼辦？

鮑里斯 也許這樣的情形就會過去。

瓦爾瓦娜 我不大相信。她就不敢抬起頭來看她的丈夫。媽媽已經看出來了：所以她在不論什麼地方，都用冷眼觀察她；媽媽看起人來，她的眼光就像毒蛇一樣，因此弄得卡特麗娜更糟。你看到她你就覺得痛苦。我還怕……

鮑里斯 你怕什麼？

瓦爾瓦娜 你不知道她。她是一個古怪的女人。她什麼都做得出。那件事情她也會做出來的……

鮑里斯 唉，天呀，那怎麼辦呢？你得好好兒跟她講一講。不能使她安靜下來嗎？

瓦爾瓦娜 我早就試過了，但是她什麼話也不聽。不接近她倒還好。

鮑里斯 那麼，你想她會怎麼樣？

瓦爾瓦娜 說不定會這樣：在她的丈夫面前跪下，把什麼話都說出來。我所怕的就是這

一點。

鮑里斯 (驚惶) 她會這樣做嗎?

瓦爾瓦娜 她什麼都做得出。

鮑里斯 她現在在那兒?

瓦爾瓦娜 她剛才同她的丈夫一塊到林蔭路上去了,媽媽也跟他們在一塊。你要是願意的話,不妨到那邊去一下。哦,不成,你最好是不要去,不然,她就要完全抑制不了自己。(遠處一聲雷響。)是不是打雷?(她向外望)雨還在下着呢。那夥人都到這兒來了。你躲到那邊什麼地方去吧,我要站在容易看得見的地方,那麼他們就不會起什麼疑心。

(幾個各種身份的男女登場。)

第四場

(各種人，然後是卡彭諾芙太太，奇虹，卡特麗娜和庫力金。)

遊客甲 那個年青的女人一定是害怕極了；她那麼慌慌張張地找地方避雨。一個女人 你怎麼能夠躲得了呢？要是你的命中註定了的話，那是逃不了的。

卡特麗娜 (跑進來) 哦，瓦爾瓦娜！(她拉住她的手，緊緊地不放。)

瓦爾瓦娜 喂，你怎麼啦？

卡特麗娜 我要死了！

瓦爾瓦娜 抑制你自己一下！你安一安神！

卡特麗娜 不，我不能！我什麼也不能！我的心痛死了。

卡彭諾芙太太 (進來) 我說一個人平常過日子，要是能夠常常對什麼都有準備的話，那他就不會這樣害怕了。

奇虹 可是，媽媽，她能夠犯什麼特別的罪呢？她犯的罪，跟我們大夥兒犯的罪一樣；她所以害怕的緣故，就因為她是天生這麼的。

卡彭諾芙太太 你怎麼知道？一個人的靈魂，在別人看起來，常常是神祕的。

奇虹（開玩笑地）也許我出門去的時候，她鬧了什麼玩意兒也說不定。可是我相信

我在家的時候，她什麼事情也沒有。

卡彭諾芙太太 也許你出門去的時候，她一定做了什麼事情。

奇虹（開玩笑地）卡特麗娜，親愛的，你要是犯了什麼罪的話，你最好是懺悔一下。你

瞞不了我！真瞞不了我！我全知道。

卡特麗娜（望住奇虹）我的天呀！

瓦爾瓦娜 爲什麼你要逼她？就是你沒有逗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夠難受的了，你難道看不出嗎？

（鮑里斯從人叢中走出，對卡彭諾芙家裏的人鞠躬。）

卡特麗娜（嚷出來）哦！

奇虹 你爲什麼要怕？你當他是外人嗎？他是我們的一個熟朋友呀！——你的叔父好不

好！

鮑里斯 託你的福，很好！

卡特麗娜 （對瓦爾瓦娜）他還要我什麼呢？我這麼受苦，他還覺得不夠嗎？（她靠在瓦

爾瓦娜的肩上哭泣起來）

瓦爾瓦娜 （大聲使她的母親聽見）我們什麼方法都想過了；我們不知道把她怎麼辦，

現在許多不認得的人都圍攏來了！（她對鮑里斯示意，鮑里斯便退到舞台傍邊去。）

庫力金 （走到中央，對衆人說）請你們告訴我，你們怕什麼？現在，每一條草，每一朵花都

露出喜歡的樣子，可是我們倒躲藏起來。我們好像害怕有什麼災難要發生似的。你們說，雷打死人！這不是雷，是上天的恩寵！對啦，恩寵！你們說什麼都是可怕的！當北方的光輝照耀的時候，我們應當表示讚美，應當對神聖的智慧表示驚嘆。「紅霞照遍北方！」你們反而感到恐怖，你們以為這是戰爭的預兆，或是災難的預兆。一顆慧星出現，你們應當多看幾看，它是那麼的美麗！你們看星看慣了——那些星老是一樣

的——但是這顆彗星是一顆新的星，你們應當注視它，應當讚美它！但是你們甚至不敢仰看天空；你們全發抖！你們不論看見什麼，都見神見鬼似地害怕。哦，你們這些人！我不怕。先生，我們走吧！

鮑里斯 我們走吧！這裏倒是可怕的！（退場）

第五場

（同前，只少了鮑里斯和庫力金）

卡彭諾芙太太 他說的是什麼教呀！這樣的話才不值得一聽呢！日子不對了，怪不得有

這樣說教的人出世。年老的人既然這樣說話，那你還希望年青的人怎麼樣呢？

一個女人 滿天都是烏雲，好像戴了一頂黑帽子似的。

遊客甲 喂，老兄，那團黑雲像一個皮球似地在滾過來呢；裏邊就跟有一個活的東西在走着一樣。它又好像一個活的東西一直朝我們這兒爬過來。

遊客乙 你們記住我的說話：這場雷雨決不會沒有災難就這樣過去的。我說的是實在的話，因為我知道。不是要打死一個人，就是要燒毀一所房子；你們看好了。瞧，這樣奇怪的顏色！

卡特麗娜 （傾聽）他們說什麼呀？他們說雷會打死一個人。

奇虹 當然，他們想起什麼，就說什麼。

卡彭諾芙太太 不要批評你的長輩！他們比你懂得多。老年人對於什麼事情都有先見之明。老年人決不是隨便說話的。

卡特麗娜 （對她的丈夫）奇虹，我知道雷要打死誰。

瓦爾瓦娜 （低聲地對卡特麗娜說）現在你最好不要說話了。

奇虹 你怎麼知道？

卡特麗娜 會打死我。那麼請你替我祈禱吧！

（年老的貴婦同兩個僕人登場。卡特麗娜叫了一聲，立即躲起來。）

第六場

(同前,貴婦人。)

貴婦人 幹嗎你躲起來?躲起來有什麼用!我知道你害怕;你不想死!你想活,當然你想活;像你這樣一個美人!哈哈!哈哈!美人!你應當對上帝禱告,把你的美麗取消!美麗是我們
的滅亡!你會破壞你自己,你也會引誘人;那時候你就會因為你的美麗而覺得得意。
你把許多人,許多人都帶到罪惡裏去。輕浮的人為你決鬥;他們互相用劍殘殺。這不
是有趣嗎!老年人,高貴的老年人,給你的美麗迷得,連他們的死也忘記了!誰負這個
責任?完全歸你負。你應當帶着美麗往深淵裏去!對啦,快去! (卡特麗娜藏起來。)
東西,你躲到那兒去!你躲不開上帝! (一陣雷響。)
你們會在永久的火裏邊燃燒。

(退場)

卡特麗娜 我要死了。

瓦爾瓦娜 你爲什麼要使你自已這樣痛苦呢？站到傍邊去禱告一下；你就會感到安慰了。

卡特麗娜 （走到牆邊跪下去；然後突然地跳起來。）哦，哦！地獄，地獄裏的火！（奇虹，卡彭諾芙太太和瓦爾瓦娜全圍住她。）我的心都碎了！我再也忍受不了！媽媽，奇虹，我在上帝面前跟你們面前犯了罪！我不是對你發誓說你不在家的時候，我什麼人都不看的嗎？你記得嗎？你記得嗎？可是你知道，我這個萬惡的女人，在你出門去的時候，做了什麼事情？就在當天晚上，我從家裏出去——

奇虹 （不知所措，流着眼淚，拉她的袖子。）別說了，別說了！你在想着什麼呀！媽媽在這兒！

卡彭諾芙太太 （嚴峻地）唔，既然你已經說了，那麼就說下去吧。

卡特麗娜 這十天的晚上，我都犯了罪。（她哽咽。奇虹想去擁抱她。）

卡彭諾芙太太 讓她去同誰？

瓦爾瓦娜 她撒謊；她不知道她自己說什麼。

卡彭諾芙太太 我告訴你說，不要響！同誰？

卡特麗娜 同鮑里斯。（一陣雷響。）呀！（她沒有知覺地昏倒在她的丈夫的手臂上。）

卡彭諾芙太太 孩子，怎麼樣！你的自由把你帶到這樣的地步！我對你說過了，可是你不聽。現在你可知道了。

——幕——

第五幕

(佈景和第一幕相同。黃昏。)

第一場

(庫力金坐在一張遊椅上，奇虹在林蔭路上走着。)

庫力金 (唱)

「夜的黑暗在天空中瀰漫，

人們都已緊閉雙目安眠。」

(看見奇虹) 先生，你好。你到老遠的地方逛去嗎？

奇虹 我回家去。朋友，你聽見過我家裏的事情嗎？我的家裏完全鬧得四分五裂了。

庫力金 是的，先生，我這麼聽見過了。

奇虹 我到莫斯科去過一趟，你知道嗎？我在動身以前，媽媽再三再四教訓我，可是我到了路上，就喝起酒來。我有了自由，真是高興得不得了。所以我沿路喝酒，在莫斯科一直喝酒：我要喝一個痛快。我想把一年裏邊要喝的酒完全喝光。我一次也沒有想起家裏。就是想起，我也沒有想到家裏發生什麼事情。你聽見過嗎？

庫力金 我聽見過，先生。

奇虹 老朋友，我現在是一個不幸的人了。我無緣無故鬧得這樣身敗名裂。

庫力金 你的母親太嚴厲了。

奇虹 對啦，對啦。什麼事情都是她弄出來的。但是，我請問你：爲什麼我要受苦呢？我剛才到提郭意那兒去，我們在一塊喝了幾杯；我以為會好受一點兒；可是不，庫力金，反而弄得更難受。我的妻子這樣對我——真是再糟也沒有了。

庫力金 先生，這是一件複雜的事情，要判斷你們是很難的。

奇虹 不，你慢着吧。比這更糟的事情還有呢。殺死她也嫌不夠。媽媽說，爲了懲罰她，應當把她活埋。可是我愛她；就是用手指碰她一下，我也覺得難受。因爲媽媽叫我打她，所以我才打了她幾下。庫力金，你知道：我一看見她就傷心。媽媽不停地跟她鬧，她可是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像一個鬼魂似地走來走去。她老是哭；她像白蠟似地快要融化了。看到她這個樣子，簡直要我的命。

庫力金 這件事情總以爲和平解決爲是！你應當饒恕她，再也不要對她提起。我想你自己不是沒有罪的！

奇虹 我那兒有罪呢！

庫力金 你最要當心的就是，在你喝了酒的時候，千萬不要責備她。她會做你的一個好妻子，說不定比什麼人都好。

奇虹 庫力金，你可知道，我倒沒有什麼，可是媽媽——你跟她就沒有理由可講。

庫力金 先生，現在，正是你拿定你自己的主意去生活的時候。

奇虹 我怎麼能夠把我自己分成兩邊兒呢？他們說我沒有主意，所以我得聽別人家的話。我會因為喝酒，把我的僅有的一點兒聰明完全喝光，所以我只好讓媽媽把我當作一個傻瓜似地看護我。

庫力金 唉，先生，這真可嘆！鮑里斯怎麼樣？

奇虹 那個沒有廉恥的東西，他們要把他送到恰克圖的中國人那邊去。他的叔父預備送他到那邊去，替他叔父的一個熟習的商人管賬。他要在那兒耽上三年。

庫力金 先生，他對於這件事情怎麼樣？

奇虹 他好像發癡似地老是哭。剛才我跟他的叔父還在一塊申斥他；我們把他痛罵了一頓，他老是不開口。後來他變得像一個瘋子一樣。他這樣說，「隨你們把我怎麼辦，可是不要叫卡特麗娜吃苦。」他也很憐惜卡特麗娜。

庫力金 先生，他是一個好人。

奇虹 他的行李通通收拾好了，馬也套好了！他是多麼痛苦啊，痛苦極了！我看出他很想

同卡特麗娜告別一下。此外他好像還有許多話要說呢！不要再講他了！庫力金，他是我的仇人！我應當把他斬成肉醬，叫他知道——

庫力金 先生，我們應當原諒我們的仇敵。

奇虹 你去把這樣的話告訴我的媽媽，看她會怎麼說。庫力金，現在我的家裏完全鬧得四分五裂了；現在我們不像親人，大家都成了仇敵。媽媽再三地責罵瓦爾瓦娜，瓦爾瓦娜受不住，所以就偷偷地逃走了。

庫力金 她到那兒去了？

奇虹 誰知道呢。他們說她是跟庫得略西一塊逃走的；庫得略西的人影也見不着。庫力金實在說，這件事情簡直是媽媽的錯，因為她罵了她，還要把她關起來。瓦爾瓦娜說，「你別關我吧；也許這樣更糟呢！」結果，真弄得這樣。現在我怎麼辦呢？我怎樣生活呢？請你指教我吧！我覺得我的家庭可恨；我又覺得沒有臉見人；我想做事情，可是我又提不起我的手來。現在我要回家去了；難道回家去會有快活嗎？

(格拉莎登場)

格拉莎 奇虹，少爺。

奇虹 有什麼事情？

格拉莎 少爺，家裏又出了事情。

奇虹 天呀！又來了！告訴我有什麼事情？

格拉莎 少奶奶——

奇虹 怎麼啦？她死了嗎？

格拉莎 不，我們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那兒都找遍了，可是找不着。

奇虹 庫力金，我一定要跑去找她，老朋友。你知道我怕什麼？也許她會因痛苦而想到自

殺！她太痛苦了！要是你看到她的時候，你的心也會碎。爲什麼你們不當心呢？她走了很久嗎？

格拉莎 不很久！這是我們的過錯，我們沒有仔細看住她。但是要每分鐘都當心她，那是

辦不到的。

奇虹 噲，爲什麼你還站在那兒？（格拉莎退場。）庫力金，我們找去。

（他們退場。舞台空了一回兒。卡特麗娜從相反的方向登場，她慢慢地，在舞台上踱着步。）

第二場

（卡特麗娜一個人。她沉思地說出下面那段獨白和以後幾場的說話，好像在半意識的狀態中茫然地嚶語一樣。）

卡特麗娜 找不到，那兒都找不到他！可憐的孩子，他現在在做什麼？我只要跟他告別一下，那麼，那麼我死也情願。我爲什麼要把他弄得不幸呢？我也不見得更好受呀！我本應當一個人慢慢兒死去！可是我現在害了我自己，也害了他：我的名譽掃地，他也永遠給人家瞧不起。對啦，我的名譽掃地。他也給人家瞧不起。（稍停）我還記得他常常說的那些話嗎？他是怎樣憐惜我的啊！他說過些什麼話？（她打她的頭）我不記

得了；我通通忘了。晚上，晚上是多麼難挨啊！他們都去睡覺，我也去睡覺；他們可以靜靜地睡覺，我可要走到我的墳墓裏去。在黑暗中真是可怕呀！有一種嘈雜的聲音，還有一種歌唱的聲音，好像他們在埋葬一個人似的，可是那遠遠的，遠遠的歌聲是那麼的輕微，我差不多就聽不見。我多麼渴望黎明的光輝啊！但是我不願起來——又要看見那些同樣的人，又要說那些同樣的話，又要受那些同樣的痛苦。爲什麼他們那樣地望住我？爲什麼他們現在不弄死我？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他們說，從前他們老是把人弄死。他們應當弄死我，把我扔到伏爾迦河去，那我才快活呢。他們現在對我說，「要是我們把你弄死的話，那麼就等於替你贖罪；你還是帶着罪孽活下去吧，一直受苦下去吧。」我的苦已經受夠了。難道還要叫我苦下去嗎？……現在我爲了什麼還活着呢？爲了什麼呢？現在我什麼都不需要；我什麼都不覺得可愛，就是這個世界，我也不覺得可愛！可是死並不來。你叫它來，它反而不來。我不論看見什麼，或是聽見什麼，我這兒總是痛的。（指住她的胸口）要是我還能夠跟他在一塊活着的

話，那麼也許我還能夠得到一點兒幸福。好了，好了，現在什麼都是一樣的了；我已經把我的靈魂毀滅了。我多麼想望他啊！我多麼想望他啊！要是我不能夠再見到你的話，那麼至少你得在遠遠的地方聽到我的聲音呀。狂吹的風啊，你把我的憂愁和我的相思帶給他去吧！天呀，我淒涼極了，淒涼極了！（她走到河岸邊去，放聲大哭。）我的歡樂，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我愛你！你回答我呀！（她哭泣）

（鮑里斯登場。）

第三場

（卡特麗娜和鮑里斯。）

鮑里斯（沒有看見卡特麗娜）我的天呀！這是她的聲音！她在那兒？（他週圍望）

卡特麗娜（趨近他並且抱住他的頸）我到底再見着你了。（她在他的懷裏哭。沉默）

鮑里斯 唉，現在我們又到一塊來相對哭泣了；這是上帝把你帶到我身邊來的。

卡特麗娜 你沒有忘記我嗎？

鮑里斯 我怎麼會忘記你呢？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卡特麗娜 哦，不，我並不是有心要這麼說，不是的，你不會生氣吧？

鮑里斯 爲什麼我要生氣呢？

卡特麗娜 那麼，請你饒恕我吧！我並不是有心要誤會你；我禁不住我自己。不論是我所

說的話，或是我所做的事情，我自己全不知道。

鮑里斯 得了。你在想什麼？

卡特麗娜 可是你呢？現在你打算怎麼樣呢？

鮑里斯 我要走了。

卡特麗娜 你上那兒去呢？

鮑里斯 遠得很，卡特麗娜，到西伯利亞去。

卡特麗娜 帶我一塊去。

鮑里斯 卡特麗娜，這是辦不到的。我並不是自己要去的；我的叔父派我去，馬已經預備好了。我只對叔父說：「走開幾分鐘。我想到這兒我們常見面的地方來，對它告別一下。」

卡特麗娜 望你一路平安！你不要爲我傷心！起初，也許你會感到寂寞；以後，你就會忘記。

鮑里斯 爲什麼講到我呢？我是一隻自由的小鳥兒。你怎麼樣？你的婆婆怎樣對待你？

卡特麗娜 她磨折我，她關住我。她對每個人，對我的丈夫都這樣說：「不要相信她，她很狡猾。」他們大家整天跟住我，當面譏笑我。他們責備我，每句話都帶到你。

鮑里斯 你的丈夫呢？

卡特麗娜 他有時候對我親熱，有時對我發脾氣，他只是不停地喝酒。我現在討厭他，討厭他；他的溫存比他的打罵還要使我難受。

鮑里斯 卡特麗娜，你怎麼受得下去呢？

卡特麗娜 難受，真難受！死倒是容易得多！

鮑里斯 誰知道爲了我們的愛情，你跟我會這樣受苦呢！那時候我逃走了，那多好！

卡特麗娜 只怪得我不好，以前我要看你。我得到的幸福很少，而我得到的悲哀，可真夠得上說千愁萬恨！將來的悲哀還不知道有多少呢！可是我爲什麼要想到將來！現在我看見你了，他們總不致把我這一點兒幸福奪走；我什麼也不需要，我只需要見一見你。現在我覺得輕鬆得多了。我覺得那座像山一樣重的擔子已經從我的肩膀上卸下去了。我一直都以爲你會氣我，你會咒罵我。

鮑里斯 你怎麼會這樣想？你怎麼會？

卡特麗娜 不，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的；我本來不是想這樣說的！我只渴望見你一面，這就是了；現在我見到你。

鮑里斯 我希望他們不會在這兒找着我們。

卡特麗娜 等一等，等一等！我想對你說什麼話呢！我忘了。我一定有什麼話要對你說！我的心亂極了；我什麼都不記得。

鮑里斯 卡特麗娜，時候到了，我要走啦！

卡特麗娜 等一等，等一等！

鮑里斯 你有什麼話說？

卡特麗娜 我一回兒就告訴你。（想了一回兒）哦，對啦！你在路上連一個叫化子也不要忘記；你得給每個人一點兒錢，並且叫他替我的可憐的犯罪的靈魂祈禱。

鮑里斯 唉，要是那些人知道現在我跟你告別是怎樣難受的話！天呀，希望他們有一天會明白現在我所感到的痛苦！卡特麗娜，再見！（他擁抱她，然後想走。）你們這班萬惡的人啊！你們這班殘忍的人啊！嘿，要是我有了力量的話！

卡特麗娜 等一等，等一等！讓我最後再看一看你。（她深深地望住他。）好吧，我已經夠了！現在你去吧，望你一路平安去，快去吧。

鮑里斯 （走了幾步，又停止。）卡特麗娜，不對！你想要做什麼呀？我在路上想起你，我會覺得很痛苦。

卡特麗娜 不會，不會！望你一路保重！（鮑里斯打算再走近她。）不用，不用了！

鮑里斯（嗚咽地） 好吧，你珍重吧。只希望上帝保佑她早點兒死去，免得她多受痛苦。

再見。（他鞠躬）

卡特麗娜 再見！

（鮑里斯退場。卡特麗娜目送他，帶着沉思地站了一回兒。）

第四場

（卡特麗娜一個人。）

卡特麗娜 現在我到那兒去呢？我回家去嗎？不，我回家去就同回到墳墓裏去一樣。對啦，家庭，要不然，就是墳墓，墳墓！進墳墓去倒是好！一顆大樹下面的一座小墳！多麼愉快！陽光溫暖它，雨點淋漓它；春天生滿着青草——嫩嫩的青草——鳥兒會飛到樹上去，它們會歌唱，它們還會養小鳥兒。野花會開出黃的，紅的，藍的，和各式各樣的花朵。

——（思索）各式各樣的花朵。多麼寧靜啊！多麼愉快啊！我覺得我會更安適！我不要想起人生。再活下去嗎？不，不必活了！——沒有意思！我憎恨他們那些人，我憎恨那所屋子，我憎恨那屋子裏的牆壁！我決不到那邊去！不，我決不去。要是我回到他們那兒去，那他們就會到各處去說，可是我管它什麼呢？哦，天已經黑了！他們又在什麼地方唱起歌來了。他們唱什麼歌？我聽不出。我現在只想死！他們唱什麼歌？等死來或是我自己去尋死，這都是一樣的——總之我不能夠再活下去了！活下去就是罪惡！他們會替我祈禱嗎？反正誰愛我的人，誰就會替我祈禱。他們會把我的手疊成十字——這樣放到棺材裏去對啦，像這樣——我記得。如果他們把我抓住了的話，那他們就會把我帶回家去。哦，我要趕快，趕快！（她走到河邊大聲地叫）我的寶貝！我的歡樂！再會！（她退場）

（卡彭諾美太太，奇虹，庫力金，和一個提着燈籠的工人登場。）

第五場

(卡彭諾芙太太, 奇虹, 和庫力金。)

庫力金 有人看見她在這兒。

奇虹 真的嗎?

庫力金 他們都相信是她。

奇虹 謝謝上帝他們看見她是活着的。

卡彭諾芙太太 你會嚇得哭起來! 現在可以不必了吧。你別擔心, 以後你還得替她背一輩子的擔子呢。

奇虹 誰會想到她上這兒來! 這樣一個熱鬧的地方。誰會想到她躲到這兒來?
卡彭諾芙太太 你瞧她所做的事情! 她是一個賤貨! 她的脾氣是決不肯改的!

(人們帶着燈籠從不同的方向登場。)

人羣甲：你們找着了？她沒有？

卡彭諾芙太太：沒有。她好像給什麼東西吃掉了。

幾個人的聲音：那有這樣的事情？這才怪呢！她到那兒去了？

人羣甲：你們會找着她的。

人羣乙：當然我們找得着。

人羣丙：她自己會回去的。

（幕後發出的聲音：「搖一條船過來。」）

庫力金（從堤上）：誰在嚷着？誰在那兒？

聲音：有一個女人跳水死了。

（庫力金和幾個男子跑出。）

第六場

(同前,只少了庫力金。)

奇虹 天呀,是她!(他想跑出去。卡彭諾芙太太用手把他拖住。)媽媽,讓我去吧;我要死了!我要去把她拖上來,要不然,我自己就——沒有她,活着有什麼意思呢?

卡彭諾芙太太 我不讓你去。你別這樣想吧!難道你想爲她自殺!她值得要你這樣嗎!她敗壞我們的門風還不夠!就瞧她現在做的這件事情吧!

奇虹 讓我去吧!

卡彭諾芙太太 人手夠了,並不缺少你。你要是去的話,那我可要罵你了。

奇虹 (跪下) 我只要去看一看她!

卡彭諾芙太太 他們會把她拖上來。回頭再看吧。

奇虹 (起身,問衆人。)諸位,你們看見什麼沒有?

甲 底下黑得很;什麼也看不見。

(幕後傳出雜亂的聲音。)

乙 他們好像在嚷着什麼，可是聽不清楚。

甲 這是庫力金的聲音。

乙 他們打着燈籠沿岸走着。

甲 他們到這兒來了。他們把她帶來了。

(幾個人回來。)

回來的人中之一 庫力金真是一個好漢！就在附近的河旁，我們借着燈光望到水深的地方；庫力金看到了她的衣服，就把她拖了上來！

奇虹 她是活着的嗎？

另一個人 怎麼會活着呢？她從一個很高的地方跳下去；那兒有一座岩石；她剛剛跌在一隻船錨上。那可憐的人就受傷了！朋友們，她怎麼會活着呢？她的額角上撞出了一個小窟窿；只有一點兒血。

(奇虹奔跑過去；庫力金同着衆人，搬着卡特麗娜的屍首和他在路上相遇。)

第七場

(同前,庫力金。)

庫力金 這是你的卡特麗娜。隨便你把她怎麼辦! 她的身體在這兒, 把它拿去; 但是她的靈魂可不再是你的了! 她現在正站在比你更慈悲的審判者的面前! (他把屍首放在地上, 然後衝出去。)

奇虹 (抱住卡特麗娜) 卡特麗娜, 卡特麗娜!

卡彭諾芙太太 得啦, 哭她才罪過呢!

奇虹 媽媽, 你害死了她! 你, 你——

卡彭諾芙太太 你說什麼呀? 難道你瘋了嗎? 你忘了你在跟誰說話嗎?

奇虹 你害死了她! 你, 你!

卡彭諾芙太太 (對她的兒子) 好, 我回家跟你說去。(她對大家鞠躬) 列位, 感謝你們

出力（大家還她鞠躬）

奇虹 卡特麗娜，你倒好了！爲什麼你把我拋在世上受苦呢！（他倒在他的妻子的屍首上）

——幕——

（全劇終）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每冊實價九角

原著者 奧斯特洛夫斯基

翻譯者 芳 信

出版者 國民書店

發行者 國民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九江路210號內201號

1400

87
274342